

笑

笑

錄

笑笑錄卷五

痴逸窩退士手編

學詩

諸文淵言其鄉某生沉酣制藝試輒高等腹若琉璃婉闊步搖
欄書味益然而於詩學一步不窺既晚就學於友友示用韻平
仄之法居然調得三昧卽謗成曰吾人從事於詩途豈可苟焉
而已乎然而正未易言也學者其知所勉夫藝林捧腹謂龍褒
又一體也明齊小譜下同

婢屬貴客

某先達訪一舊友輕騎減從造其廬八之主人不出有鬚頭婢
持軍持過庭起問主人在否厲聲對不在掉頭便去比返復問
之曰已云不在焉又曉曉吾家來往無生客不必顧懸珠串頭

帶尾波作許多樣子

當蟋蟀

貢生葉某誠實而虧獲一蟋蟀青項金翅視如珍寶家人告米匱私念蟲可典也汲汲持益往典中素識者訛曰是固佳第本店銀近虧缺須向姑蘇某典必如君願葉皺眉曰來往不便吾且休矣快快持之歸

酒舉

李樵峯天才俊爽性耽吟不自條之飾惟嗜盃中物就試禮部攜酒一瓶搜檢者白王大臣李請飲一舉而入遂席地牛飲過半力不勝頽謂卒曰爾等籍此盜飲但不如聞願遽潑餘瀝酒香四溢王大臣模吳音曰真是一酒舉

考鏡

每達宗師考儀諸生縫掖淺帶修容節貌意氣殊自得有人戲作對曰吾子勉旃駕增廩附而上先生休矣在倡隸卒之間

誤解

彭文宗科試詩題序珠來去語出太平廣記通場間難一生謬作解曰頌延之贊白馬賦言汗出如珠也聽者誤以爲彈絃子卽大珠小珠落玉盤意傍一人謂旣是絃子何又云馬其人遽曰馬是架絃者一誤再誤直堪噴飯

弔字

邵櫟軒博覽典籍值字典新成三月而讀畢遇文詞幽奧如狼羈人寐金夜中亦識於是咨問者盈庭或故造弔字以相難先生曰此字六書所不載唯我鸞識一手搘兩口當爲弔去鼻涕之弔字其善詼諧如此

招飲卽赴

吳烈綺歲登賢書有人問其封君曰公何陰德致此笑曰凡招飲者先是五臟神願隨鞭鎧不須併來兩次是爲絕大功德捨此則無諸語殊妙

結緣

賽天中嬰痕疾好持果分人身上囊袋繫繩悉貯果日循街市遇文雅客無論識與不識必迎與之曰結緣某年正旦邑宰褚公坐於堂以糕作元寶呈諸案褚色叫將呼伍伯幸旁人白其冤乃免

場中醉酒

彭文宗歲試一生酒醉亭午以白卷呈言病久不願作秀才請除名言畢嘔吐於堂彭爲溫語申慰對曰功名事小性命事大

堅不歸號復諭教官贊助之狂妄弗能抑旨遂扶出命遲明補考焉記昔某文宗批一白卷曰此月當空一塵不染何吝教乃爾請歸農罷視此覺澆潤仁厚惄懸看壞

官話

薛策三捷給有辨才衆畏其口口心之仄目謂國中嚴檢已出矣嘗語倪子厚曰你如何常叫我薛策蓋欲以倪子報也對曰否我平日每叫你老策時以爲語無後以賈爲四川典史適徐隣哉真守夔州本係同鄉舊識往日於書室中行庭參禮徐曰老策何必作此醜態及坐官語姪姪不絕徐曰我不如你你出來幾年官話已學了許多薛赧然退

還磕頭

華亭知縣許公治以廉明稱民無謗讟有某武生扭鄉人來稟

許悉其人因詢何事某云我行告上伊担糞汙我衣許拍案曰爾鄉氓安得漫不經心致壞相公衣應重責不貸鄉人哀求甚切曰然則爾願罰乎可向相公叩首一百下即令某南嚮坐鄉人叩首于下俾役數之至七十餘日止我亦鶻突猶未問爾是文生抑武生某對以武曰誤矣文生值叩一百若武祇須五十耳當還叩二十又令鄉人南嚮坐某叩首於下某不肯兩役交揀之叩畢武生悻悻而去

要緊窮

黃學乾生長脂腴以贊得五品銜出入儀從同長官揮霍銀錢如土間闔門某待詔魏稱第一貨舟至蘇蘿頭而回又於重九日將金箔放山頂深林高麗俱成金色此類甚多故時有要緊窮之語客冬晝見丐問左右曰彼何身體屢動對以冷而抖也

曰抖可不冷乎傳爲笑語晚年不能自給傭於姑蘇某氏主出
謁客黃潛戴晶頃隨後主駭問之曰吾青浦黃某也主不敢留
贈銀以歸其夫人尙有私蓄依父母家黃於元日往賀節相見
下揖夫人褒拜乘間攫鎖環奔出後以貧困終

書爐

諸生陸幽誦性愚懶人每給之以咸談炳曾考聽蘭法於友友
曰蘭性愛肥惡臭將狗屎煎然則穢去而澤存灌無不碩遵其
教臭達於隣隣人登堂詬詈又得一笛持問美否友曰美矣惜
未得三才氣未爲寶也因問如何可得曰予於黎明上犀脊日
始出持而指之十日可吸其精華陸卽去隔十日又問曰天氣
既得更教汝得地氣法擇深井沉於底祇七日耳若人氣須置
女子牝中三次陸陰念家有老嫗可無妨碍潛登其牀揭被置

笛老嫗狂喊夫人驚問故起裂其笛陸盛額曰所謂功虧一簣也後館遠村家中嗤束脩外無禮物陸不便向東家言私買一瓶滅晝燈油貯焉歲暮將歸還細君又恐人見密綴襪褶主人出揖瓶蕩油流淋漓以歸是類甚多迨夫人綿餒以終忽向坡家宿既歸宿資未償值新鼓盆紙綢夥約謂可抵錢提而往妓怒擲之飛滿於地適友過調停而去

交易

高桐村善喫喙一日爲田庄事詣某富室主人託故不出高坐書塾旁聞師教於緝熙敬止於字讀本音高入戶師不爲禮但問何幹對曰爲本家交易去聲事師曰何謂交易去聲曰田土往來也師曰當是交易入高曰然先生於字上少了一圈我故易字多一圈以補之師悟屬勿宣而爲之調處其事

嘲傳遞

縣府試多倒遞之弊唯黃公潼鯉局試吾邑關防嚴密接遞者慌失題紙高才生競呼負負草率塗寫而出汪玉鉉作詩曰雖饒銀錠與洋錢題目偏埋淺草邊小甲已尋五次後童爺尚想十名前虛挨白日嬉遊過直待黃昏涕泗漣鄉也善夫都沒有空餘匪石屢豐年蓋是日題已冠爲鄉也未冠爲善夫經題爲屢豐年人皆帶得伍匪石稿云

孝廉鄙陋

陳燕公晚節繁贅無厭客憎其屢食於人未嘗作答強索之乃折柬招友至晚雜還實未治膳陰與夫人約驟相勃谿拾破碗打碎客悉遷延去凡赴客宴魚肉果餅俱懷以歸素携布囊懸臺棚一夕兩頭盛滿不能出柵孔客盡起周章無計价爲代出

之又嘗醉蹶於地頻以脚喊僕謂其足或受傷不知袖中藏有蟹脚也時太平橋葛姓者熟食最精深恒造其店道寒燠雖揀野味餽之餌之復拱手作別店主人樂交孝廉故得無嫌久恩遇極友吉慶事饋金扇一柄面以飯粘骨以綫穿俾隣兒送去身隨於後隣兒返半途收其帖剖分力金自携匣歸又曾喚婢如市寫票曰來錢一大文乞發濃釀火腿湯一椀有鄉人誤稱老相公者正色曰不得點

率叔

莊監生厚於贍捐貢後凡門戶器皿皆用官銜封記新置糞桶亦寫候選儒學字樣又曾投刺姻戚與族叔偕寫帖曰莊某率叔某頓首拜叔諱辨之曰我年長於汝況我爲貢生汝爲監生無所爲非也

老童

鄰間齋白首操童子業爲隣鋪假手自標於臬曰出賣瞽句每
句七又不二價凡觀場者多憤之其入坊攜大籃內盛鹹菜數
莖冷飯半盂及蟋蟀盆一枚日暮盆中錢滿繖卷出曾覆試題
爲不曰白乎今下節束比藝劉公行人子羽文曰士馬芻糧昔
所遇之情形俱是言中之痛涇山川草木昔所歷之境界蓋成
今日之匏瓜再覆題爲雖執鞭之士中有句曰但論鞭之孰不
孰無論士之雖不雖皆所賣句也

後嗣相謔

范公應堅情性迂執悃愞無華與薛策三會飲薛固嬾媿善笑
也乃謂君家文正公名超千古而後嗣不昌諒德行才華俱被
一人占盡耶范曰然吾誠不肖固不若君家上祖校書濤穢名

流播使子孫得以伶俐過人

得罪阿哥

某業織冠兄係武生而子青其衿報至日校齒幾折賀者畢集兄亦在座某歎歎曰去冬有來勸兒應武試者予私謂兒苟有志何至習武遍觀右庠生半皆毀檢卽有頃帶有何榮耀且白沙在涅與之皆黑矣今得微倖寧喜前言非謬時方彥臣在旁曰君言然哉然不爲令兒地乎某抱懸同廻獨連聲曰阿哥得罪

提督屬對

戊辰早從督駐都修葺世英堂武廟恭譏楹語曰忠義勇謀志高安天下英名一世成佛萬古傳又演戲作對文官百姓喜的是風調雨順武將兵丁樂的是國泰民安質於學問為公萬重

拂其意借贊之中營某請再斟酌皂怒曰吾已就正文宗而汝嫌玷疥跡某口張不能啞遂以金作字丹漆煥然燭日校射策亭名臥虎亭又作聯曰文武盤桓國家事屬對未得環顧左右有侍卒跪對開弓射箭樂太平一大喜稱工亦倚人譽之今皆儼然懸挂

風鑑

有風鑑者來珠溪陰與居停約來相者默避消息談遂奇中一道士俟主人他出盛服而往置銀曰中則贈否則讓斥無怪道士固儀容沛艾相之曰富曰貴曰壽稱譽不絕適主人歸微示以意而菱菱詞益工謂現爲孝廉幾年成進士幾年擁旄節贊綸屏主人周章於後旁觀皆笑談畢乃高聲曰師太我之極口稱揚者不過欲得此一錠耳卽納銀於袖

張子白

張子白殷帳于山周氏課徒暇專事佔畢或通宵無寐兩隣俱作東極阜落國人輒謂周君家自請張先生防夜之犬可以不畜

倪蔡相謔

倪子木嘗謂蔡補亭曰朱子何以注蔡大龍也蔡曰亦猶注倪爲小兒也

應試

于同友八人應試過滸關土人疑爲梨園子弟問何處演戲僕答曰南京貢院中一友曰予等本皆傀儡未知何人能做一場好戲耳

烈指

龔在雉廬場遇一客與甚豪自謂善五木訣一擲百萬晝夜無
倦色人見其將指中斷宛如刀切詢之曰昔年戒賭時所剝也
聞之失笑

梅影夫人

孤山林和靖祠塑女像爲偶題曰梅影夫人或戲之曰何不兼
塑仙鶴兩般秋雨庵隨筆下同

不白之冤

陳句山先生年逾耳順鬚尙全黑裘文達戲之曰若以年而論
公鬚可謂抱不白之冤矣

伯夷叔齊

張船山太守在登州試士以伯夷叔齊命題有作每字二比者
先生題俳語其上云孤竹君哭聲悲叫一聲我的兒子呵我只

道你在首陽山下做了餓殺鬼誰知你被一個混帳東西做成一味吃不得的大碟八塊可爲噴飯

乙亥 新娘八字

明王完虛中丞初仕鄒平令與章邱接境偶見章邱令問公年
答云乙亥回問之亦云乙亥公笑曰某是鄒平一害兄便是章
邱一害又有貿新婚回者人間新人容貌如何曰未嘗其貌先
嘗其命辛酉戊辰乙巳癸丑也蓋皆取諧聲爲戲

偷兒行樂

有詠梅花句云三尺短牆微有月一灣流水寂無人一輕薄子
見而笑曰此一幅絕妙偷兒行樂圖也

師也過

金棕亭教授揚州凡名士投見無不文酒流連飲饌極豐或有

謂其過侈類饑商不似廣文苜蓿者或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坐客爲之哄堂

洪稚存詩

洪稚存詩才奇險好作驚人句有人仿其體云黃狗隨風飛上天白狗一去三千年

筆客

有筆客生子肥碩或謂之曰羊毫兒毫加功選料此家用貨非比賣門市者又嘗客生子酷似其貌一人熟視之曰原板初印神氣一絲不走其非翻板贗本可知均本地風光也

張獻忠文 獐太尉寫真

宋黨太尉令匠寫真既成怒曰我前畫大蟲猶用金箔眼我便消不得一副金眼睛見江幾隣雜說張獻忠尊梓潼帝君爲始

祖命翰林作冊文皆不稱意乃自作云你姓張咱羅子也姓張
咱與你連了宗罷見綏寇紀略武人口吻可笑如此

嘲王伯穀

王伯穀有句云山上杜鵑花作鳥墓前翁仲石爲人客倣其體
嘲之曰身上楊梅瘡作果眼中蘿蔔翳爲花蓋王時患惡瘡而
一目又微障云

村學堂詩

海昌郭臣堯曾爲捧腹集有村學詩云一陣烏雅噪晚風諸徒
脣逞好喉嚨趙錢孫李周吳鄭天地元黃字宙洪千字文完翻
鑑略百家姓畢理神童就中有個超羣者一日三行讀大中末
句尤趣甚

大老二老 叻嗟圖兮

有兄二人雙生其友往往誤認一日遇其兄遽呼之曰二老知之者曰渠大老也其人曰總是一般的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又有一家舉殯窮極侈靡有述之者曰喪事從未有如是之闊者坐中一人曰此所謂吁嗟闊兮不我活兮是皆以輕語爲諷謔也雖足資劇然亦是侮聖人之旨

集對

某太守清苑人曾令涇縣頗貪酷一日辰起見廳事貼一對云
彼哉彼哉北方之學者何足算也戒之戒之南人有言曰其無後乎

藝

天啓朝魏瑞生祠徧天下山東巡按李精白祝詞云堯天巍湯帝德難名巍字山移下書懼壓上公之首也此等諂媚真足想

笑

笑

錄

卷五

十

空心血者

俳語

朱二泉孝廉仁和人性蘊藉而善諧謔一夕京邸小飲座皆杭人以笑詬爲令時二泉樹竿曝衣而插於木礫衣重風緊屢屢吹倒一人曰須用石礫方可不動一人曰石不動乎何以染坊元寶石吾見其自朝動至夕也曰彼自有人腳踏故耳曰城隍山紫陽山每日千萬人腳踏何以又不見其動也曰彼乃大而實心故難動耳曰然則城河橋梁皆小而空心者何亦日踏而不見其動也按此俳語亦有所本見艾子雜記

家書

代巾帽寫家書虛政也余幼時曾爲一親串寫寄夫書口授云
孫兒們舊制肥事猶言解新買小丫頭便是個活脚嬌兒作事且

是瀦煞猶言快。惟雇工某人係原來頭週身僵爬兒風余曰可改竄乎曰依我寫遂連篇別字信手塗抹與之此與軒渠錄所載極相似

河豚蜃本

米元章好摹易他人字畫楊次翁守丹陽元章過郡楊作羹以飯之曰今日爲君作河豚元章遂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其實他魚公可無疑此蜃本耳其詼諧特妙

活孟子

明陳白沙以學爲粵倡其學一宗濂洛姜進士驥者始見白沙曰吾聞他人多矣如陳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非人也人間之輩曰活孟子活孟子云

不能詩

唐張道古名聰博學善古文讀書萬卷而不好爲詩曾在張楚
夢座上久旱忽雨衆竇詠之道古最後成曰亢陽今已久喜雨
自雲傾一點不斜去極多時下成此真不能詩者矣事見張鷟
耳目記

富翁語

吾鄉有富翁喜作刻薄語嘗曰錢財吾使役也百工技藝吾子
孫也官吏紳紳亦吾子孫也人有詰之者翁曰吾以錢財役使
諸子孫有不順命者乎語雖刻薄而切中人情履園叢話下同

闢波樓 明遠堂

太倉東門有王某以皮工起家至巨富構一樓求吳梅廊榜額
題曰闢波樓或詢以出典梅廊曰乃道其實蓋東門王皮也聞
者大笑又將心餘題一醫者之堂曰明遠堂人問其典曰子不

聞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尤妙

南風五兩輕

國初某監察戀一優接枕者五六夕賞以五金其人不悅聞者曰此王右丞詩已說其難矣問何詩曰縣說南風五兩輕

歇後詩

吳中某秀才在學幕中忽折其臂痛苦萬狀作歇後詩云拋却刑于寡妻來看未喪斯文止因四海困窮博得七年之病既折援之以手全昏請問其目且過予游予夏乘甲曳兵而走多以虛字押韻匪夷所思

牛姓

紀文達善諧謔有天津牛太守爲子娶婦紀與中表送喜聯云繡閣團圓同望月香閨靜好對彈琴初尚不覺也旣而來賀指

之曰我用尊府典故何如

小字

崇明張南溪身長八尺同時有王錢夫沈芷生俱短小三人莫逆往來相隨每玉峰試行道上王在前張在中沈在後諸少年目爲小字癸卯沈中解元以去則又目爲卜字後錢夫召試賜舉人遂成一子矣今諸生尙以此爲笑談

罵學官

松江張公星爲諸生嗜酒而狂嘗夏日浴於泮池門斗禁之不聽兩學師出呵之張以汙泥浮藻澀面赤身立水中兩手擊水拒之學師怒令作此亦妄人也已矣題文張援筆立就後二比出股云此其人不可以教諭者也對比云此其人不可以訓導者也此亦妄人也已矣兩學師愈怒然竟愛其才仍釋之

夾帶枷號

乾隆某科會試有舉人甚富以夾帶枷號有同年友嘲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賣鹽官

海豐張穆菴都轉一日呼駕出署有老婦攏輿訴夫置別室者公笑遣之曰我是賣鹽官不管人家吃醋事

金腿詩

友人陳斗泉打油詩云金腿蒙君賜舉家大笑歡柴燒三擔盡水至一缸乾肉似枯荷葉皮同破馬鞍牙關三十六個個不平安真所謂鍊字鍊句音節鏗鏘者也

店聯

唯州一帶有酒店聯云入座三杯醉者也出門一拱至之乎夏

笑 爭 錄

卷五

鎮人家門聯皆書五湖天馬將四海地龍軍十字武昌城隍廟
大匾書不其然而四字濟南有酒店曰者者居詢所指則近者
悅遠者來也皆可笑

下第詩

唐青臣下第詩不第遠歸來妻子色不喜黃犬恰有情當門臥
搖尾讀之令人失笑臨邑詩話下同

山谷詩

余不喜黃山谷詩而古人所見有同者王弇州曰以山谷詩爲
瘦硬有如驢夫脚根忘俗藜杖余嘗比山谷詩如果中之百合
蔬中之刀豆畢竟少味

仿詩經

今人附會聖經極力贊嘆蓋穢戲仿詩經云點點蠟燭薄言

點之點點蠟燭薄言剪之注云翦翦去其媒也聞者絲飼

七事詩

湖南張少廷尉璵權奇自喜嘗戲題三書齋琴棋詩酒花當年
件件不離他而今七事都更變柴米油鹽醬醋茶殊解頤也

書書書

祝關書吏巡查如捕役緝賊虎視耽耽但一見書便索然姚雲
上作七古前四句云劬勞王事前旌一駕申喊星夜關山踰筭束
牛腰橐負載關吏疾呼書書書殆神來之筆

荆公句

王荊公最得意句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余以爲上句是乞
兒向陽下句是村童逃學

方人

笑一笑錄

卷五

十四

秦紫峰與客觀方竹客曰世有方竹無方人紫峯曰有曰何人
曰子貢問何以知之曰論語云子貢方人

春色

廣東珠娘無一可者余偶與龍文弟上其船意致索然問何姓
名龍文笑曰皆名春色余問何以有此美名曰春色惱人眠不
得

學聖人

有學究言人能行論語一句便是聖人有紈椅子笑曰我已力
行三句恐未是聖人問之乃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狐貉之厚以
居也

村學詩

或戲村學究云漆黑茅柴屋半間猪窩牛圈浴鍋連牧童八九

縱橫坐天地元黃喊一年末句趣極

對聯

對聯有解頤者廣東海珠寺塑金剛與彌勒同坐聯云莫怪和尚們這般大樣請看護法者豈是小人江西某題齋濟院云看諸君腦滿腸肥此日共餐常住飯想一樣鐘鳴鼎食前生都是

宰官身

畫臥 三乳

解李瀛善畫有人聘往寫真而主人久臥不出解戲改蘇詩贈云無事此靜臥起日將午若活七十年只算三十五又山陰人有三乳者金上清進士調之云胸羅星宿素襟披下字成文亦大奇四乳曾聞男則百君應七十五男兒

小像

笑

錄

卷五

十五

彭湘南嘗畫小像室中一叟獨坐有偷兒持斧穴洞而竊名曰
竊比於我老彭圖見者大笑

嘲時文道情

吳江徐靈胎有道情刺時文云讀書人最不濟爛時文爛如泥
國家本爲求才計誰知道變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
擺尾搖頭說道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は何等文章漢
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裏買新科利器讀
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孤負
光陰白日昏迷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

用史語

人家作醬甕頭必書姜太公在此五字余嘗疑之孫文和秀才
笑曰君豈不知太公不能將兵而善將將乎又過張息侯家見

其奴攜燈籠上題額有此耳四字兩用史語令人莞然

得詩題

尹氏昆季皆能詩一日文端退朝召兩峯曰奉命和春雨詩汝可擬稿來明早帶去黎明公將朝諸公子侍公忽向兩峯拱手曰汝詩大好回顧婢曰速煨我吃的蓮子與三哥兒吃兩峯大喜四公子樹齋笑曰我今日又得一詩題矣諸公子問何題曰見人吃蓮子有感

雙白菜

康熙閏汪東山釋精屋學嘗自題燈籠曰候中狀元某後果大魁天下在京師時與方靈泉湯西厔蔣南沙齊名三人皆疏放方獨迂謹時相抵牾堂上挂沈石田芭蕉一幅所狎二美伶來錯呼白菜人因以雙白菜呼之方大加規勸先生厭之乃署其

門曰候中狀元汪諺屢舉免賜光庶幾南蔣或者西湯晦明風雨時來往又何妨雙雙白菜終日到書堂

椒椒

桐城張映沙若濂倜儻負氣曾作熱河巡檢以杖太監特擢河北同知者性雖剛正而喜諛諧桐城俗呼叔爲椒椒其族弟曾散編修鄉試分房有叔某爲大興縣丞遵例迎送榜後門生有獻狐裘二襲者映沙賦詩調之云恩旨分房第一遭馬前迎送有椒椒鹿鳴宴罷懷銀器虎榜人來揜紙包白髮門生雙膝屈藍圈文字七篇高莫言分校無他樂夫婦同時著二毛

眼鏡詩

有人咏眼鏡云長繩雙耳繫橫橋一鼻跨或云終日耳邊拉短線何時鼻上卸長枷均可笑

題圖

諸七裏檢討性迂傲有人求題圖開卷見齊大風侍郎周蘭坡學士先題妄心有所技大書曰齊大非我耦周瓊已有鬚兩人
都已寫何必再題詩

詩太甜 打油

雅謔自佳或以詩示仲小海仲曰詩佳矣可惜太甜其人問故曰有唐氣安得不甜蔡芷衫好自稱蔡子以詩示汪用敷汪曰打油詩也蔡怒曰此文選正體何名打油汪曰菜子不打油何物打油

討蚊檄

有童子作討蚊檄云成羣結隊渾身流賊之形鼓翅高吟滿眼時文之鬼蓋憎其師之督責時文故也語雖惡恰有風趣

見上司

一舉人徵取山東某令初謁上司猝無酬對忽問曰大人尊姓
上官甚駭強應曰姓某令俯首久之曰大人之姓乃百家姓所
無上官益駭曰我係旗下貴縣未之知耶令復起立曰大人在
何旗曰正紅旗耳曰正黃旗甚佳大人何不在正黃旗上官怫
然怒問貴縣係何省人曰廣西上官曰廣東甚佳貴縣何不在
廣東令愕然超出翼日卽勒歸改教到任僅一月耳涼棚本話下同

相傳有暑中謁上官者揮扇不輟上官惡之因曰天氣熱可
寬衣既去外褂仍復揮扇上官曰何妨再脫固辭不獲遂去
袍子而猶揮扇也上官復曰可更脫衫子堅辭不敢上官令
侍者代爲緩扣又談有頃而出人見之咸駭笑則緯幅固猶

在頭上也始唔上官蓋有意苦之耳此尤可笑附記

醫僕詩

雙溪漁隱作俚語四律醫僕云今年命運合當灾撞着腕膜惡殺才指控茶既添黑添手翻豆腐印煙媒遮脣草布常遮飯抹盆麻巾又抹抬更有一般可笑處據燈常帶滿頭灰鈍僕由來懶性多人家那得懶如他隔旬油碗常留籠過午殘糜尚在鍋板蓋生塵從未拭廚刀上鏽不曾磨近來學得痴呆計呵罵由伊更奈何面皮黃腫氣昏騰擦擦鍋煤像竈君坐起鼾齁聞鼻息行來踢禿響鞋根嚦時菜汁連盤唾鹹極鍋巴滿口吞料得陽燭難着汝陰司特汝去行瘟看渠惡狀幾多般待我描摹便汝慚買官吃虧偏減刻走跳遲鈍又閒談烘爐半夜燒穿榻送酒中途打破壘若到年終算工價扣賠定要十除三

巧對

紀文達公善屬對信手拈來出口成趣一日陸耳山學士云適飲馬四眼井四眼井以何爲對公曰卽以閣下對可乎兩人大笑或謂公曰京師招牌如祖牛狗皮膏和製烏鬃藥去風柳木牙杖滴露樨花頭油學經蒙草創任附店俱全秋爽來學冬季諷經揭裱唐宋元明古今名人書畫發賣川匱雲貴生軌道地藥材凡此者旣聞命矣若書坊之老二酉以何爲對公曰汝進正陽門羅城時試於布傘上觀之至其處乃贊卜者書大六壬三字也蝶階外史

狄希陳

狄希陳幼時不會讀書而專一侮弄先生亘古以來奇怪頑皮之事都是他幹將出來一日夏天先生白日睡個晌覺約摸先

生睡濃的時候他把那染指甲鳳仙花敲了一塊加些白礬恐
冷的驚醒了先生却在日色裏晒溫了輕輕的放在先生鼻尖
上又慢慢按的結實先生睡起一覺來那花已落得乾燥弔在一
邊先生曉也不曉得只是染得一个血紅的鼻子先生照鏡
見好好的把鼻子颶了悶悶不快那曉得是他弄的神通茅坑
邊一根樹樺先生每日拔了那樹樺在坑上樺了屁股解手他
看在肚裏一起了个早拿刀把樹樺根上周圍削細仍舊把
土遮了先生吃過飯又上坑解手三不知把那樹樺一扳腦裁
葱跌的四馬攢蹄仰在坑內掉不起來小學生又沒本事拉他
只得家去叫了兩個覓漢不顧齷齪拉起來脫去衣服借了狄
員外上下衣身換上把糞浸的衣裳足足泡洗了三日這臭氣
那裏洗得淨狄員外再三賠禮只好將那一身衣裳賠了先生

一日先生有朋友來同着出去歇希陳爬在院子裏槐樹上頑
耍先生忽然走了回來熱得通身出汗解了衣服掇椅子放在
樹下乘涼他見先生坐在此不敢走下尿急了從樹上呼呼的
溺下來先生伸了頭正在打盹可可的灌了先生一口先生喚
下來打了一頓一日放了晚學走到山溪裏洗澡看見先生來
了他把河裏的泥帶頭帶腦抹了偏身先生乍見吃了一驚細
看方知是他問說你洗澡便了却爲何滿身塗了泥他說我若
不塗了臉面恐水裏鑽出龜鼈來要認得我哩先生又是可惱
又可笑一日見先生坐在那裏看書他不好睡覺粗了解手走
到茅廁裏門了門在門底下鋪了草席席子在那裏夢見周公
先生肚子痛欲解手走到門邊知是關的只道有學生解手走了
回來肚中漸痛得緊又走了去廁門仍不開又等了一大會

查問何人在內單不見狄希陳先生愈痛愈急叫那門樊噲也撞不進去人說先生安出恭你快開門他說哄^少開了門好教先生打我先生說你快開了門我不打你他說果真不打我先生你發个誓我才開門先生又不肯說誓聞不容髮之際先生一脬大屎盡撒在褲襠之內極得先生跨了跨脚自己咒罵道教這樣書的人比忘八還是不如同窗口號曰孔門三千徒弟誰如狄姓希陳染鼻溺尿削櫛專一侮弄先生狄希陳年紀大了越發機械變詐無所不爲做秀才時同學官到五里鋪上迎接宗師在一個大寺等候他悄悄地把學官的馬一蹬一蹬的牽到那極高的一座鐘樓上宗師將近教官要乘馬前迎再尋不見馬門斗到鐘樓上那馬正站在那裏誰知那馬上樓易下樓難直費事雇了許多人把馬捆了脚方抬得下來馬被捆麻木

不能即時行動宗師已近教官只得步行了數里查不出牽馬的人也只罷了又一日往學裏去撞見一人拿了一籃雞蛋賣他叫住了商定了價錢要把雞蛋兒一清數叫賣蛋的把兩隻臂抄一個圈安在馬臺石上他自己把雞蛋一五一十數在那圈內既數完了他說我去取籃來盛就與你錢却從東邊學門進西邊櫺星門出一直回家去了哄得賣蛋的蹲在那裏坐又坐不不起又起不得手又不敢開孩子們你拿一個飛跑我拿一個飛跑漸漸得教化子都來搶奪直待一好人走來替他拾在盤裏方始了事城內有座大高橋一個老人挑一挑糞要過橋來他一把拉住說你有年紀了怎過得去你扯出擔子來我與你逐頭抬過去那人道相公真個好心但我是慣的不勞相公垂念他說我不遇見就罷了既遇見了心上不忍若不遂我

心願我覺也睡不着的老者安之我與你抬一抬何妨不由那人不肯替他抬過一筐他却說道你略等一等我做點小事便來一溜而去哄得那人久候不至兩筐糞一在橋南一在橋北這樣臭貨又沒別人肯抬只得來回七八里叫了他婆子來抬過那一筐方纔挑了回家醒世因緣傳

嘲射鵠

多九公道向在海外曾吃一箇大米寬三十長一尺過後精神
陡長一年不食後聞宣帝時背陰國來獻清腸稻每食一粒終
年不飯才知其名林之洋道怪不得今人射鵠每每所發的箭
離鵠還有一二尺遠他却大爲可惜只說差一粒米俺今才知
道他說差得一米却是煮熟的清腸稻唐敖笑道煮熟二字未
免過刻鏡花緣下同

公治弟兄

有行酒令而坐客忽作土音者或說笑話曰有公治短者去見長官長官道公治長能通鳥語你何所能對以能通獸語適有犬吠之聲長官道你既能通獸語可知此犬說甚麼公治短聽之良久皺眉道這狗滿嘴土音教我怎懂或又代人說笑話曰有公治矮見長官長官問所長卽公治短之弟也亦通獸語正在談論適值驢鳴長官問何說公治矮道他說他不會說笑話合坐大笑又強之說則曰有公治矬者也通獸語這日正向人賣弄其技忽聽猪叫人問他說甚麼公治矬道他在那裏教人說笑話哩

害眼睛

一官初到任上營審事原被告各執一理官因說道你們的話

本縣都不明白今先據原告的話打被告二十板子那被告的話也還有理再把原告亦打二十板子這件事就可結案了官正欲退堂那書吏皂役都上來告假官問爲甚麼事都回道告假回去睂眼睛官哼了一聲道我看你們兩個眼睛都好好的怎說害眼睛那書吏皂役稟道老爺的眼睛看來小的是明明白白的小的們眼睛看着老爺却是糊裏糊塗的禡紅梅夢

封翁

吳俗田房交易作中者曰螞蟻有賈某業此卅餘年家小康買適下婢生子以八字乞某孝廉算之某故善謔謂曰令郎英造必大貴汝他日當作封翁買信之督課甚力而兒性憨年十八惟大學三貢組能成誦人或問令郎讀左傳否賈曰今讀右傳矣蓋日聽其誦右傳首章右傳二章故也後值賈八十生辰衆

客稱祝某孝廉亦在坐賈疑其言之不驗復理前說某曰君頭
銜已貴何必倚佳兒博封誥送賈問云何某曰中人科中人升
賈田司主事外擢合同府知府例封文契卽晉封草議大夫衆
客鬨堂大笑賈始悟其戲而封翁之想乃絕譜譯

騙帽

蘇州通貴橋邱姓言郡中富室兒頭戴一珠帽值數百金乳媼
携立廳事一人盛服昂然直入謂兒曰叫聲公公乳媼亦曰阿
官叫聲公公其人曰不叫公公要取汝帽兒遂戲揭其帽執手
中曰不叫公公取帽兒去矣以其帽置懷中緩步下階曰真個
取帽兒去矣遂自庭中昂然竟出復回身立於門外曰不叫公
公取帽兒去不轉來矣乳媼又謂兒曰阿官叫聲公公公好
還汝帽兒意謂戚黨長者與兒戲也候久不復入出視之杳然

矣吹影編

糟督

許秋崖先生由粵西撫改漕督道經長沙例用儀仗善化承值者於銜牌上誤漕爲糟先生行後寄詩云平生不作醉鄉侯况復星船速置郵豈有尙書兼駁部漫勞明府續糟邱讀書字要分魚永過客風原似馬牛聞說新銜已遷轉武岡可是五鯪州蓋善化令某已擢武岡刺史故末句及之春宵嘵語

楊雄石秀

興山有獄久未結大府提至省委阿郡伯冷司馬會鞫仍以原辭上大府委員復訊乃盡翻前讞以仇殺報阿冷二君被議褫職時有楊達聖者性剛直寓與石赤霞最近兩人交最深臺以楊雄石秀目之每逢二人偕坐必間以巧舌安在楊聞阿冷被

斥氣憤大嘆曰何物委員坑人至此卽吟云安得上方斬馬劍
語未畢一友應聲曰翠屏山上殺迎兒閣坐大笑

一錢不還

劉勸若任江夏頗有廉名而私負多不能償一日奉檄鞠孝感
訟案有素封者持多金餽勸若却之而結案頗速其人感無以
報以一錢不還額懸之大堂蓋取劉氏故事以頌也越一夕額
上選字忽易爲還字遂成一錢不還矣知爲索逋者所調弄不
意守錢奴解作此韻事

郡伯詩

田轉廷郡伯與張梧岡嘗及昔時部中同事在竹林寺談道者
今一爲兩浙運使一爲衡永觀察一爲某省方伯而我獨守此
郡不勝今昔之感因吟曰竹林談道幾多時運道藩台我府知

梧州曰知府二字倒用自係因韻而起但嫌不甚現成譏以成語足之善惡到頭終有賴只差來早與來遲問者傾倒

江陵縣詩

江陵有匿名揭帖案星便按臨查辦王右闇時署縣事應接紛紜日不暇給竟置催科於不聞賦詩云鍋有千般鑿惟今鑿得兒大差方袞袞巨索復洶洶糧櫃何時啓漕倉盡日封微員何所戀革職也稀鬆

王姓詩

劉觀亭言及寅好中王姓最多有新舊二詩可證舊詩曰三槐舊族實堪誇聽我從頭說幾家小二沿門敲敲板老八平叶到處送琵琶已無道士能降怪剩有虔婆憤賣茶地下若逢韓擣鬼豈宜重尚後庭花新詩曰天下三橫總一家不妨東扯與西拉笑笑錄

祥符縣舊爲明府辛卯科曾中探花三叔信來平緬甸大兄書至任湖嘉有朝走上靈官殿五百年前老阿爹其所云必有所指惜未詳其事

屠子

有鼓刀起家者其子習舉子業就正於某太史太史評其文曰有骨力有劖兩置之案頭咀嚼不厭其人大喜偏示鄉人有直告者反怒而斥之此太史可謂惡作劇矣

馬桶詞

偶偕數友會鞫訟案座中有欲大解者或詢磨湘亭曰貴鄉無論男女皆用眉公馬桶而婦女所用尤精習俗使然耶曰然若未聞黃鸝兒詞乎謗謠之詞云金漆鐵箍腰貼香臀坐阿嬌渾如仰放中單帽紅蜻蜓小巢琴耳耳細毛衣稀誰淋鈴調潔

辛驥夕陽影裏疏竹響蕭蕭閨堂大噱彼欲大解者亦遂止

按相傳末句或注云笛蕭馬鳴也蓋吳人謂滌馬桶曰蕭實

巧合耳

候補縣知縣

方竹濃謁方伯孟索勗方伯笑向曰頃見一稟牘官銜自稱候補縣知縣未知何府所轄時一候補知府在坐應聲云當是卑府屬下方伯爲之解頤

漢朝腦袋

竹濃又云一友臉奇黑痘癩多如錢大眼淚終朝不止而聲頗清越談鋒甚利嘗自詡云我聲音嘹亮口才敏捷晉人清談當不過是旁一友曰足下聲音清亮固是晉人清談足下面孔嶮崎歷落滿裹包裝非漢朝腦袋耶聞者紛倒

大人

一縣尉爲江南顧宦胞兄每向人曰我在江南署中人皆以大人呼我君輩休小視也方暢弇曰足下本身有一絕對知之乎其人問之暢弇曰吾輩見大府則稱卑職足下見我輩又稱卑職足下非湖北卑卑職江南大人乎

下回不敢來了

一名進士奉部檄來楚督謁方伯默無一言瀕辭出方伯送至堂皇下大衆前行忽獨留後方伯疑其別有所陳詢之無以答讓之行則又却固讓之乃鞠躬云大人如此謙恭下回不敢來了

忘八罵人

某明府口才俱給都守某更傲慢一時與某機鋒相對兩不相

下一日某爲郡守所櫛榆嬉笑怒罵正不能堪而郡守方揚揚得意顧某曰知公善謔何不縱談以博一粲某佯稱不敢郡守促之某曰有一鄉老思作狹邪淫詢知有大開門半開門之別遁入城見一家扉半掩遽排闥入摒坐解屨纏呼錢樹子出見主者怒罵之欲飽以老拳乃駭而奔其人究茫然未明何故問人曰遁則罵我的是忘八否

糧道觀風

周介夫云各衛所爲糧道屬員道署有公事必懸牌曉示衛弁探差者卽走告本官得以先期預備一糧道新任懸牌觀風題爲視其所以一章探差者告衛弁云新創三衛所後面話尤非吉語已另補新官矣各衛弁大驚問新官何姓所示何話探差曰一爲視其所以老爺一爲觀其所由老爺一爲察其所安老笑一笑錄卷五

爺後話則爲人馬瘦哉人馬瘦哉介夫之詞未畢同人大笑至有脫額額而捧面者

荷校聯額

一生貞爲人代倩事發荷校百計求脫不能得因彷彿於刀筆者苦祈之其人曰此當以風雅動之於柳上書額曰瓊林獨席又書聯曰坐破寒毡從此漸入佳境與架頭同音碑穿鐵硯而今才得出頭學使見之笑予省釋

通家浜

某生絕穎悟嘗與同人閒步見裝潢店貼對聯款書通家卷三字某問何典友曰源頭我未攷大約不出五經內昔陳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往夏氏之邑故詩曰陳常於時夏無此疆而界疆界都無非通之謂歟陳常於夏非通家卷之謂歟某曰

君論明白曉暢遂深服之既而就館於楊安浜暇日出游遇前友各道閭悰因詢近况某曰近在通家浜謀徒友曰改日造訪一揖而別越日友於城內外徧訪通家浜無有知其地者友亦置之後兩人又遇友曰君所云通家浜果有其地乎何無一人知之某曰僕館楊安浜以二字不雅故隨改之友曰楊安二字何以不雅某訝之曰自君言之而遂忘之耶天寶宮中故事耳友爲之狂笑夜燒船下同

脫調

京師王阿鬚子極勢利寓某胡同時有兩姪來候一秀才一童生王留秀才飯聽童生自去好事者以時文譏之云惜也王二僅得爲秀才也假令其上而爲舉人爲進士爲翰林王阿鬚子方將掇髯捧屁之不暇而留止於留飯幸也王三猶得爲童生

也假令其下而爲鬼隸爲奴僕爲乞丐王阿鬍子且將揮拳勒
臂之不暇而帶止於不留飯此話舊矣人曰此爲脫俗調蔣心
餘空谷香樂府江都令魯學連舟次錢塘得詩二句云袖中吳
郡新詩本襟上杭州舊酒痕某生素滑稽近鄰富翁從羊毛場
遷由斯弄由斯俗作牛屎生贈詩二句云袖中牛屎新詩本襟
上羊毛舊酒痕予曰此可謂脫雅調

顧騎龍

余叔家閩人顧騎龍狀極醜而性醇雅耽書籍斷簡殘編珍如
琪璧并喜作詩信口脫出綽有情致記其販瓜到我家來賣予
以賣瓜爲題試之應聲曰郎君端的買西瓜儂賣西瓜價不差
包拍大紅兼蜜練竹爐無用再煎茶子贊歎之騎龍喜述其近
作云佳人獨宿千千萬才子孤眠萬萬千老天若肯行方便兩

處牽來一處眠余爲大笑

阿連

凌某歸安諸生其父業佑有僮阿連略識之無油嘴滑舌主人每寬縱之值生秋試後錄文質諸名宿皆大贊必售獎語累牘生喜不自勝而阿連在旁揶揄不止且謂乃翁曰官人必不中翁問故曰名宿所決必不謬翁問生則文中並無訾議也亦置之後竟康了翁乃呼問之阿連曰名宿所評必不謬爹不見其跋語半翁取閱仍不解阿連指跋中脫去町畦四字曰脫去釘鞋豈有響聲無響聲不中也名宿決之良不謬杭人傳爲話柄

杜康廟

諸酒人議立杜康廟甃土日掘地得碑時諸人已入醉鄉見有同大姐字樣遂添設後寢居然爲杜夫人矣落成後請縣令拈

香令至後寢見碑大駭曰此周太祖碑也亟移廟外夜夢一袁冕者來謝令詢之曰我是前朝周太祖鑄配杜康爲夫婦若非縣令親識破嫁著酒鬼一世苦聞者絕倒皆大歡喜下同

盲詞

相傳一秀才喜看盲詞屆歲考題係子曰赤之適齊也至與之粟九百辭生援筆立就文曰聖人當下開尊說你今在此聽分明公西此日山東去乘馬翩翩好送行自古道雪中送炭爲君子錦上添花是小人豪華公子休題赳赳且表爲官受祿身爲官非是別一個堂堂縣令姓原人得了俸米九百石堅辭不要半毫分案出置劣等

又見廣新聞紙載亡人無以爲寶題文有舅犯出班啓奏曰云云與此同一機杼均可發榮

小青

拆博字爲小青本無其人其傳及詩虞山譚生所作流傳日久演爲傳奇至有以孤山訪小青墓爲詩題者真生落鳳坡弔龐士元同一可笑

雅片癮

作勞人年老病多遇節氣使發世謂身上有一本大清時憲書服雅片人日久癮深差時刻不得余謂身上有一座西洋白鳴鐘

聘齊圖

晉郤克眇魯季孫行父禿曹公子首僂衛孫良夫跛聘齊之役適然相值謂四人不幸而俱聘於齊又不幸而有齊君與其母之無禮使眇者御眇禿者御禿僂者御僂跛者御跛令百世下

猶爲失笑然無此則四人不傳又不幸中之幸惜時無好事者繪作一圖也

一毛不拔

鍾呂二仙飲於肆每遇一人雅相親熱入坐共飲鍾疑爲呂之友呂疑爲鍾之友其實皆非也二仙具知之一日復飲於肆其人又來益加熟恐鍾欲難之因出一令曰口耳王聖人飲酒亦何妨壺中有酒盤無菜言至此卽向純陽背上拔出利劍自剜臂肉一塊置於席間曰借汝青峰割一方次至呂仙接令曰臣又貝賢人飲酒亦何碍壺中有酒盤無菜言至此亦拔劍剜肉置席上曰自把青鋒割一塊次及其人其人苦思良久因曰禾火心愁人說與聖賢處壺中有酒盤無菜言至此向眉間拔數莖嵐之席曰拔把眉毛當點心二仙不允曰我輩俱是剜肉

相待足下何僅以眉毛了事其人曰小弟苟非二位大仙面上一毛尚且不拔今蘇州有絹人黨者類皆衣服鮮明風流自賞遇一面交亦殷勤倍三言誘爲浪蕩以沾餘潤若輩則守定一毛不拔之戒落得一生花底活耳或戲問之曰願聞子之志曰帶肥馬衣輕裘與朋友開賚之而無算

題額

有富戶新起大宅央人題額堂曰嘉客軒曰景得齋曰尙和其子已延師授讀父令誦之子皆倒讀曰堂客嘉軒得景齋和尙其父因惡而易之

名質不符

名不副實聖人有觸哉之歎余浮沉鄉里街談巷語熟聞於耳核諸名實輒不相符摘數條以見一斑俗兒座地巻帙全無輒

曰書房醫士堂中齋丹烏有動稱藥室頽唐晚景赴州郡之試
必號童生綽約妙年到奴隸之儕每詆老僕爭呼馬面恰是猪
頭通號象牙原來乾骨浩然巾戴矣人頭上羅漢裙束浪子腰
間天然几刻意雕花自斟壺殷勤勸客公然束帶猶說鷺鈎現
在插花尙云筆洗武士被雀衣而射鵠佳人裹馬甲以調鸚女
清客定曰官人小尼姑必稱師太稍知脈理呼作郎中大有資
財專之員外開叢林於市上目以山門鑿方牖於壁間指爲月
洞思之真堪失矣

可笑事 怪事

醜婦豔妝豪奴僕佛老和尚爭鐵錢小道士作法事酸秀才入
妓院大夥計打官場大老爺貧微員擎櫈那愚鴻朝報市偷咬
文字醜婦吃心齋怪人說大話田舍翁結鄉宦婚姻會醋吏嗜

名人書齒皆可笑可惡後生不讀書而老者讀書胥吏子孫應舉而宦門不習舉業貧者妄用而富者節儉藿食者憂慮而肉食者泰然僧道食葷而俗人茹素真咄咄怪事

草詩

松陽縣詩人程渠南滑稽之士也與僧同食葷僧曰聞公素有詩名請賦此渠南應聲曰頭子光光脚有丁祇宜豆腐與波麥釋伽見了呵呵笑煮殺許多行脚僧二人大笑而起

公餘勝覽下同

買靴

馮道和凝二人同在中醫和買靴用錢一千八百馮買靴用錢九百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值幾何馮舉左足曰九百和性褊急顧更責曰吾靴何用一千八百馮徐舉右足曰此亦九百其善於周旋人如此

唐時對

唐閣立本精於畫朝野珍之既而輔政全無宰相才時有姜怡者以戰功至左相人爲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諱

錢良臣子改讀孟子今之所謂爹爹者古之所謂民賊也非諱之乃罵之矣漏道門客講道德雖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演六字爲十二字王僧彥父名師古呼硯曰墨池鼓曰皮棚知嶺南郡一官上謁題刺曰永州司戶參軍李墨池皮棚祇候臨淄令石昂謁監軍以監軍諱石改稱石昂諱之爲害使人不有其名不有其姓并經文俱失其故可笑矣

聲煙蠻下同

笑哭

陸士衡有笑疾而唐衢以善哭名使同時相遇中坐多以半面

啼半面笑之質獨之定

音泊

鄉人飲酒內有三老主以蘭最尊者宣首坐各使之年其一曰東天日出亮赤赤照見吾鬚牙雪雪白盤古皇帝分天地吾替_上揖曲尺其二曰東天日出亮赤赤照見吾鬚牙雪雪白王母娘娘蟠桃三千年釀一隻是吾吃過七八百其三曰東天日出亮赤赤照見吾鬚牙雪雪白吾親見你兩家頭搭雞屎又來罔話騙我老伯伯吳下_於聊下同

土音

嘗過昆陵饗孤之聲不絕於道多不知所謂後詢江陰輩生曰自秦伯居吳以_於興情愛戴一飲一食不敢忘凡爾我稱謂必涉國姓曰你姪家我姪家音字相渾沿襲至今

笑

錄

卷五

三十二

拙夫

唐拙夫繆學三皆松郡名士一日挾妓共飲妓頗懶唐曰此巧
妻也繆曰巧妻常伴拙夫眠亦有出處昔一院妹學技妙貴
客過之間其姓曰康字頭呂字脚客曰然則卿乃姓唐也彼妹
曰小妾非姓唐拙夫乃姓唐耳舉座大笑

日字令

幼從外父周式堂赴塾就首坐者小有才行一令子曰之曰搓
搓長乃日頭之日照舉一字搓搓如式者不罰不如式者罰座
無一對皆罰之彼自矜屢創元白矣次令應式堂先生正色曰
日頭之日惶惶屬乃子曰之曰須照舉一字惶惶如式者不罰
不如式者罰閑堂大笑首坐亦在罰中

一身兼作參、

幼時赴郡試與廩保同屬有童生具贊投保廩勒補苴又索隨禮童生問尊价何在廩不能答寫主代答曰某老先是一身兼作漢

筍炒肉

嘗錄東坡詩話一則曰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若教不瘦又不俗頓頓還他筍炒肉

賞雪詩

外父周式堂戲撰彈詞一則聞學士夫婦翠女登梅樓賞雪群婢皆鳴酒行觴政以黑白分明爲令聞公首唱烏鵲爭梅一段香夫人接句寒窗臨帖十三行小姐避席曰纖纖玉手磨香墨侍婢對云點點楊花落硯塘屏後二婢出一云佳人美目頻相盼一云對局圍棋打劫忙又一婢云古諺瑞琴新玉軫聞公擊

節獎賞末婢偏用拘體一句云洋洋翻豆腐湯怒罰跪飲謂是黑白不分耳

老奸巨猾

國初某中堂聲勢隆赫有張姓富人與其從弟締爲婚姻百計夤緣將登仕籍因謂其弟曰余與若既爲姻家則若兄亦忝在姻末倘得引之一謁拜恩良多弟曰謁見易易慮君言語獲咎耳願曰君教我當些記不忘因授以寒暄并頌揚數語令復之不訛遂爲先客越日入謁中堂曰壯年能仕老夫與有榮矣張面赤汗下壁堵而對曰久仰大人老奸巨猾爲朝野所畏中堂大怒喝補入從者揮之乃垂頭喪氣而出可笑也

夢廣雜錄下同

拜義父

曾裕梁階平先生督六司農有某翰林令其夫人執贊登堂拜

先生爲義父拜畢出懷中珊瑚念珠雙手捧獻先生面發赤疾趨而出某夫人追至廳事園繫其頸座上客滿皆大驚失措越日有人題詩於門曰繼從子第拜乾娘金蓮子中堂妾封淑夫人其號女也今拜乾爹又姓梁熟聞門閨新戶部淒涼庭院舊中堂翁如有意應憐妾奴豈無顏賦爲郎百八念珠親手奉臨風樂陣乳花香

趙古董

西粵撫軍忘其名有直隸趙相爲廣文三十年推升柳州融令年老矣謁見時撫軍踞胡床命趙坐廡下趙兩手抱椅於臀僵僂而上直至膝前謂撫軍曰某初至此人地生疏未稔何邑最佳能使某飽囊橐以正首邱乎撫軍微笑曰余之職在黜貪惰而進廉能爲屬吏謀財非余所敢知也同僚因以趙古董呼之數月後緣事勒歸

仇十洲

周讓谷先生乾隆庚午以第一名獲雋主試者新建袁文達公時周姓中者十人人間何以中周姓如此之多公笑曰此之謂仇十洲也聞者哄堂耐冷譯

杜荀鴨

酉陽雜俎有富家子杜四郎好爲詩號荀鴨以比杜荀鶴又唐書羅昭威傳自己所爲詩爲偷江東集紹威較雅荀鴨噴飯矣

裕堂續錄

三庫大臣

吳退旗尙書體弱畏寒每冬天必著夾褲棉褲皮褲三層京師戲稱爲三庫大臣渢述叢談下同

御史大

古人避諱有絕可笑者而莫甚於楊行密父名憲以與夫同音
遂於御史大夫光祿大夫等稱直去夫字尤爲奇創

九錫

近官場中指知縣權同知州爲加九錫節相孫寄卿與余數
之一爲水晶項珠二爲白臘補服三爲朝珠四爲紅繖五爲紅
心兩纓六爲紅心拜墊七爲馬前踢腦八爲大夫誥軸而忘其
一思索不得成曰尚有宜人誥軸一分可以當之公大笑曰所
謂有婦人焉八錫而已

巧對

近年英人之慢或嘲以楹聯云頭上有情影翠羽胸中無策退
紅毛亦巧不可階

賀聯

江南某年五月童試題夫人自稱曰小童有某生初入泮是科鄉試題係君子不以言舉人某生遂聯捷有客賀以聯曰端午以前猶是夫人自稱曰重陽而居然君子不以言可謂巧湊傳聞係吾鄉繆心如水部事未知確否

阮園

余嘗問阮雲台師府中之園如何師笑曰我無買園之力即有之亦斷不買揚州仕宦人家無不有園郡人卽其姓以名之如張曰張園李曰李園我有園亦必呼爲阮園是誠不可以已乎

歸田瑣記下同

松中堂

松中堂筠爲伊犁將軍置夫人於別院院屋三楹中爲堂西爲夫人臥室東爲佛堂公每旦五更入禪佛畢坐堂中與夫人啜

茗閒話半時乃出夫人每四更起櫛沐以待之無間寒暑同時有策大人者公事故簡每黎明起卽駕驃車傳食於同寅署中亦無間寒暑那繹堂時亦在西域嘗戲語人曰我若死入輪迴必與閩君別或爲男或爲女或墮畜類惟命之從但不願作策大人驃及松將軍夫人耳

廣文聯

汪瑟庵爲江蘇學政例至金陵錄遺才撰聯云三年燈火原期此日飛騰倘或片念偏私有如江水五度秋風曾記昔時辛苦仍是一囊琴劍重到鍾山道光初某廣文送考至省故事廣文送考者例向學使求所屬遺才二名時沈小湖爲學使一概謝絕某戲改前聯云三年辛苦只求兩個遺才倘蒙片念垂恩感深江水百計哀號不曾八棚伺候拚着一條老命撞死鍾山學

使聞之亦不罪也

續縣令

湖南撫部某初入境有友來迎談次問近有新聞乎猝不及對乃曰近有一對甚工有縣令姓續名立人者人贈聯云尊姓原來貂不足大名倒轉豕而啼撫部一笑而罷及到任竟劾去之實則令乃奸官也

十字令

近時有首縣十字令曰紅 圓融 路路通 認識古董 不
怕大虧空 圍棋馬弔中中 梨園子弟殷勤奉 衣服齊整
言語從容 主恩寵着滿口常稱頌 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
空又有佐貳十得云一命之榮稱得兩片竹板拖得三十俸銀
領得四鄉地保傳得五下嘴巴打得六角文書發得七品堂官

算得八字衙門開得九品祿服借得十分高興不得曲終奏雅亦官箴矣

衙參

州縣衙參博狀曰笑有分段編爲戲韻者一曰烏合二曰蠅聚三曰鵠噪四曰鵠立司道站班五曰鶴驚六曰鳬趨七曰魚貫八曰鷺伏九曰蛙坐十曰猿獻謝茶十一曰鷗號十二曰狐疑十三曰蟹行十四曰鴉飛十五曰虎威各職與夫十六曰狼餐十七曰牛眠十八曰蠻夢真可入啓頌錄也

清客

都下有清客十字令曰一筆好字不錯二等才情不露三斤酒量不吐四季衣服不當五子圍棋不悔六駒崑曲不推七字歪詩不選八張馬弔不查九品頭銜不選十分和氣不俗其注於

後者則更進一解矣

行令

江南無錫令卜大有善戲謔聞新任宣興方令有口才思睿之
與武進令預構一令會公宴舉觴曰雨火爲炎此非鹽醬之鹽
旣非鹽醬之鹽何以添水使淡武進令曰雨日爲昌此非娼妓
之娼旣非娼妓之娼何以開口便唱方令曰我不難邁但恐冒
犯卜老先生衆曰但言之乃曰兩土爲圭旣非烏龜之龜旣非
烏龜之龜何以添卜成卦衆大笑

宗室

四品宗室中有胸中不甚明白而口才甚佳者或嘲之曰胸中
烏黑嘴明白余爲代對曰要際鵝黃項暗藍對仗頗巧衆爲解
頤

給事尚瞽

齊東野語云兵部尚書夏原吉居水江南與給事中某同寓僧寺某如廁甚急夏戲曰披衣靸履而行給事給事卽對曰棄甲曳兵而走尚書尚書蓋猶言常輸也巧對錄下同

陳蔡相謔

詩話總龜云宋君談與陳亞相友善一日蔡謔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應聲曰蔡裏無口便成冤雖巧謔亦虐矣

十產

鶴林玉露云楊東山嘗言昔周益公洪容齋侍憲皇宴因談肴核上問鄉里所產容齋對曰沙地馬蹄鼈雪天牛尾狸益公對曰金柑玉板筍銀杏水精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腳老婆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爲一笑某嘗陋三

公之對首帥五羊同僚酒邊各舉土座某曰他無所產獨產一

歐陽子耳

于妾王兒

褚石農外紀云兵侍項文曜媚於于忠肅每朝待漏必附耳密
晉行坐不離時日爲于謙妾又戶侍王祐貌美無鬚諱事王振
一日問曰王侍郎何故無鬚祐曰老爺所無兒子豈敢有于
謙妾與王振兒正可作對又天順間錦衣門達甚得寵有某爲
達門客鏞印曰錦衣西席有甘棠爲洗馬江朝宗婿亦有翰苑
東床之印可爲的對

廣文秀才對

雪濤諸史云一秀才送廣文節儀用銀三分廣文出對一口竹筍
出牆一節須高一節秀才應曰梅花遙雪三分只是三分

楊李對

楊文襄公還車云楊遠庵口氣盛李西涯怯寒二人嘗並坐西涯屢以足頓地遠庵曰地凍馬蹄聲得得西涯見其吐氣如蒸應曰天寒驅嘴氣騰騰

陸陳相謔

宦游紀聞云陸文量爲浙潛與陳啓東飲見其寢髮曰陳教授數莖頭髮無法可遁啓東曰陸大人滿臉鬚鬚何須如此陸大歎賞笑曰兩猿截木山中這猴子也會對鋸句啓東曰有犯幸公勿罪乃云匹馬陷身泥內此畜生怎得出蹄題相與撫掌而退

紳璫相謔

梁溪識小錄云明嘉靖間一內璫銜命入浙與司北諭南戶曹

司南關北工曹飲瑞欲侮縉紳酒酣出對云南管北關北管南
關一過手再過手受盡四方八面商商賈辛苦東西璫故卑
微曾可內聞工部對曰前掌後門後掌前門千磕頭萬磕頭叫
了幾聲萬歲爺爺娘娘站立左右璫慙憤欲自戕二司力勸乃
止

以姓相謔

野獲編云嘉靖間胡宗憲以江南制府禦使巡鹽御史周如
斗宴於舟中二人素相狎昵者謀傾酒壺周云瓶倒壺撒尿值
篙工摸底胡曰底響刊放屁各以姓相謔然而俚矣

倪賈對

野獲編云賈憲使里居一日雪後披裘立門前有少年倪麻子
者素好侮人賈見其著履呼曰有一對龍腳石母曰釘靴踏地

泥麻子倪曰能之但不敢耳賈曰吾不罪汝倪卽曰皮襖披身假畜生賈而赤詬罵而入

知縣相誦

文行集云鄭洛書爲上海縣叢豹爲華亭縣議論不相下一日同坐人報上海秋試脫科叢笑曰上海秀才下第只爲落書鄭應聲曰華亭百姓當灾皆因孽報

杖銘

相傳錢虞山有一杖自製銘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歸國朝後此杖久失去一日得之有人續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錢爲之惆然

五行四方對

乾隆間工署火金尚書督修之有人出對云水部火灾金司空

大典土木適紀文達入朝有中書某狀貌魁梧自負爲南人北相公驟然曰南人北相中書科甚麼東西

脫口對

同人爲春盤會有以太極兩儀生四象命對者適紀曉嵐至同人約曰對訖始許入坐公曰春宵一刻值千金吾餞甚無暇與諸公爭勝也坐客無不絕倒或云道士娶妻有作賀聯者先得出句而文達從旁足之也未知孰是

兩生對

有兩生謁紀文達一額有黑癩一左目瞽公見之大笑兩生驚訝公笑曰吾偶集杜句得片雲頭上黑孤月浪中翻一聯耳

醫生對

有醫士自誇工於屬對適逢官以綬裁衣令對曰一疋天青綬

應曰六味地黃丸達官喜歡之別院因以避暑最宜深竹院令
對應曰傷寒莫妙小柴胡適聞花香又曰玫瑰花開香聞七八
九里應曰梧桐子大日服五六十九合坐撫掌余曰此榔榆醫
士者必先有對語而以出語就之耳如果有此人使賦雪詩必
云昨夜北風寒天公大吐痰一輪紅日上便是化痰丸矣

賓主互對

三山笑史云有村館延師者每七夕例設款師亦知之適遇七
夕師探廚中並未庀具因呼其徒出對云客舍淒涼恰是今宵
七夕徒不能對以告其父主人知其意笑曰我忘之矣因代對
云寒齋寂寞可移下月中秋迨中秋又寂然師復命對云綠竹
本無心遇節卽時候不過其父笑曰我又忘耳因對云黃花如
有約重陽以後待何遲至重陽仍寂然師復出對云漢三傑張

良韓信狄仁傑其父笑曰師誤矣三傑是漢人狄仁傑是唐人
師忘之乎師曰我實不忘汝父前唐後漢記得許熟乃一飯而
忘之乎

一字破

遺愁集云明時一友才甚高或戲曰君能作四五字破否以君
命召二句爲題應曰王晴度之一坐稱善或云訛復作一字破
乎適見一鬚鬚過卽指爲題應曰鄰家不解友曰皮去毛者也
相與絕倒制義叢話下同

醫牛工文

有業醫云而仍應童試者爭使素識其人題爲人而無信二句醫
破云醫人以厚朴防風人生當歸於信矣學使爲之解頤

滅字破

鄭芸汀曰有自矜能減字爲破者作魯人猶校二句題破云書俗頽聖人雷

相傳有學尤王者或以葉公問孔子一節試令作破應聲曰好龍者忽間鳳暴虎者不言驛矣殊工穩附記於此

四書語作破承

繆蓮仙曰嘗聞諸城劉文清相國之姪在京爲相國買宅久而虛置人間之則曰叔意未愜也紀文達集四書作破承云曠安宅而弗居敬叔父也甚矣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惡在其敬叔父也噫爲其爲相與又曰吾杭張某好葉子戲生四子皆有父風妻故儒家女集孟子成一破曰子好游乎夫有所受之也俗謂門牌爲遊湖亦可謂錦心繡口矣

寶藏典焉

施愚山督學山左時有名士入場作寶藏典焉文誤爲水一節
錄畢始悟料無不黜之理作詞於文後曰寶藏在山間誤認却
在水邊山頭蓋起水晶殿珊瑚長峯尖珠結樹頭這一回壓中直
趺撐船漢告蒼天留點蒂兒好與友朋看愚山閱文至此和之
曰寶藏將山誇忽然聞在水涯樵夫漫說漁翁話題目雖差文
字却佳怎肯放在他人下常見得登高怕那曾見會水渰殺仍
錄附榜末

歇後箴

文行集云宏治六舉鄉會文章稱盛其初年己酉順天鄉試申
明禁約文內不許用空定懸三字以涉禪語也或仿鄭五歇後
以自箴云回也其庶乎屢此下一字真可除君不見今之所禁
則國虛當年夫子犯了鄙夫問於我如又云少之時血氣未此

「下一字只合塗君不見今之所禁天下惡乎當年曾子犯了一人債事一人國叶瓜又云言不及義好行小此下一字潭不是君不見今之所禁雖有智當年孟子犯了德術智

虎嘗蝶歎

郭蘭石由四川督學回京有錄存告示文稿一本中有虎嘗蝶歎之語閱者求其說蘭石笑曰曾試一屬有一卷賦春日遲遲云蝶蝶歎春風蝶歎已奇又試某郡虎負嵎題一卷講下分三段第一段云虎若曰我所積畏者婦也今爾與其奈我何第二段云虎若曰我所甚懼者搏也今徒逐其奈我何第三段云虎若曰我所失勢者野也今在嵎其奈我何初擬劣等幕中客曰設想雖奇文情尚好抑之三等未可矣又一客曰此生亦太可憐其生平必懼內否則何以云積畏者婦乎合坐大笑而罷

文謔

近時好出割截題以杜抄襲其作法全在釣渡挽見長而於書旨不暇顧也又有戲作王如好色至有託其妻子於其友題者其渡下云夫王之好色不與王之臣同之者以王之臣自有妻子故也其挽上云夫王之臣不託妻子於王而託於其友者以王好色故也善戲謔今實足解頤

套詞

陳午橋悉譏戲作舉子下第文全套金正希德行一節中二比云榜大莫能容所不得者進士而於舉人無恙也設諸公非爲進士故挾其文章經義試帖楷法以博取人間館與幕與一切贊錄教習固自易易何困苦若斯也而諸公不顧也文人無厄地所自信者學問而命運則不敢必也設諸公以不中進士故

富士共袍褂帽衣一服錄程以博相公之一笑下及夫青麻魚池
豈文小甚樂何憂悶若斯也而諸公不敢也

文章著龜

常熟顧仲恭作敬十八房書說皆遊戲之筆其略云今世之爲天吏者有三庸醫也低風水也官考官也何也使醫能辨六脉則天之所以生死人者人得而奪之矣使風水而能知龍穴則天之所以驗福人者人得而奪之矣使考官而能辨文章則天之所以貴賤人者人得而奪之矣故吾謂此三者皆天吏也敢弗敬與古者聖人舉事必用蓍龜夫枯草朽甲何靈之有惟其無靈而至靈者出也考官者亦文章之蓍龜也從之則吉逆之則凶故不敬與

墨派

梁應來曰四書文中所謂墨派者或仿其調以嘲之云天地乃
宇宙之乾坤吾心實中懷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來已非一日
矣溯往事以追維曷弗考紀載而誦詩書之典要元后卽帝王
之天子蒼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億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
入時而用世曷弗瞻黼座而登廊廟之朝廷疊床架屋而音闌
鏗鏘今之時墨何以異此

笑笑錄卷六

獨逸高逸士手編

懼內

有懼內而下跪者或改千家詩一首嘲之曰雲淡風輕近夜天
傍花隨柳跪牀前時人不識子心苦將謂偷閒學拜年塗說下同

贖當頭

有質錢赴博局者提貲而言曰萬事不如錢在手旁一人應聲
曰一年幾見贖當頭聞者絕倒

電詩

有作電詩者曰黑雲團團堆上天想是天公要吃煙何以知其
要吃煙一燭一燭打火鉗

牛何之

笑 笑 錄

卷六

一師因徒他出以牛何之三字命題課文其徒篇終作一結云孟子一書曾何之者二一則曰牛何之一則曰先生將何之然則牛也先生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作文

有作不撤薑食不多食題文者中云神明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穢惡不可不去而亦不可盡去四語可發一粲

講書

有塾師講書至康子饋藥章一徒問曰不知饋者丸藥乎湯藥乎師遲疑久之曰據上文鄉人饋似乎丸藥據下文庶於又似湯藥大抵所饋者丸藥湯藥各半耳

父母何物

某於某縣閱童子試卷題爲父母在三字一卷有云夫父母何

物也不禁失笑因批一行於上云父陽物也母陰物也陰陽不和而生你這怪物也

詛學政

乾隆初某以部曹視學兩浙擅作威福多士切齒先考試甯紹兩府人士造爲訃帖云不孝某罪孽深重不白殯滅禍延先考甯紹府君

嘲醫

有人戲改孟襄陽句作一聯贈醫生云不明財主棄多故病人疎一調換間而形容曲盡

酒令

有於席聞行令誦古詩飛月字者一人曰白月照詩人主人疑其杜撰因問上聯是何語某不能對一客代答云吾却記得是

笑一笑

錄卷六

黑風吹酒鬼舉座大笑

抄文誤字

一武生於場中抄蓋湯之於天下六字蓋字誤作羊血二字之字原本草書誤作三字於字誤作打字遂成羊血湯三打天下云

作文紕謬

有師訓其弟曰作承題必須先反後正弟頗領會一日師出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顧其弟承題云夫養子而後嫁人之常情也

紀彭作對

紀彭二尚書與某公同值朝房某先退行甚疾紀作對云足開至六十手寫十三行蓋某退食專臨帖也彭曰何不云聖手書

生卿行太保一座解頤

幻想

天上磬一聲掉下了五萬金忙將三萬來營運一萬金買田置
產五千金捐個前程還剩五千金遨遊四海徧處訪佳人

詠寒林

釋氏放歌口所祀神曰寒林沈元勗嘗改清平調一章云紙想
衣裳旋想容秋風模面粉花濃若非水陸場中見定向孟蘭會
上逢

沈和獸

沈某缺甚人以沈和獸呼之登第後寄家書云男與大哥進京
會試過山東道上大哥買燒餅自吃而不與男喫到京後男中
而大哥不中豈非天網恢恢乎又其友命僕持書通候僕見之

不識也信口問沈和默在家否因問何爲曰主人有書沈拆視之向僕曰爾主人借石磨着爾挑去僕曰主人未有命且未帶桶担來沈曰桶担亦向我借卽將石磨并書付之僕返命主人不解拆閱回書見五絕一首云今朝尊管來大叫沈和默罰他桃磨子挑去又挑來不覺大笑

父子誦文

有士人患子之游乎好閒一日取童熾日父母惟其疾之憂題文誦其後股出比云罔極之深恩未報而又徒留不肖之肢體貽父母以半生莫弭之憂子不敢出聲一日其父猶妓歸子僨知之遂朗誦對比云百年之歲月幾何而忍吾親以有限之精神更消磨於生我劬勞之養父乃默然

官職詩

咏中書云莫笑區區職分卑小京官裏最便宜也隨翰苑稱前輩且喜中堂是老師四庫書成邀議叙六年俸滿放同知有時潤到軍機處一挂朝珠頸上垂咏大桃二首云今年大桃沐恩光票子紛紛榜後忙多買肥腴塗面孔儘拉帳月斂衣裳得官最好惟知縣作教河須補副堂却笑歸班新進士十年以後再商量五月初三沐龍光行裝不復舊郎當安排補挂教官體打點燈籠號正堂還還長隨添幾個粗疏履歷寫三張扣頭京債還私債領俸差能六十強

巡檢

予館江西新城橫村時見署印同安司巡檢某上任輿從極盛戲占一絕云頭踏跟班壓斷街玻璃大轎四人檻轔聲響後鑼聲近署印同安巡檢來

縣試報

子在橫村一日偕友閒步見學中門斗肩輿而行兩鑼前導沿途敲至其家持紅單懸廊前門斗仍坐肩輿朝上不動時鑼聲盈耳觀者如堵良久其家用托盤盛銀手鉗一雙捧置几上名曰彩頭門斗始下輿與主人接兒子視紅單乃報縣試招擢也口占二絕云鑼聲不住到門庭門斗肩輿火急行一紙紅單書捷報少爺縣試第三名紅單高挂供神檻門斗肩輿向上抬敲得鑼聲聞十里和盤托出彩頭來

客滿詩

有人請宴座上客滿或作詩云華堂今日綺筵開五素三章次第排仔細采從頭上過殷勤酒向耳邊篩堪憐短臂無長箸最恨肥羶佔半臺更有客來挾不下主人拖椅後邊陪

文戲

嘉應諸生李文固善謔遇考試題爲割不正不食李文末作一
結云噫子生也晚未能與孔子同時一食其所剩客頭碎角之
肉也惜哉致列四等

別字

文武二秀才俱列四等互相詰問文曰論我文原不至此以宗
師題目太奇致舛誤耳武問何題曰來乏與柳與乏與還問之
武曰我武藝亦不至此惟內場題難解與足下同病耳問何題
曰多弄膝少弄不膝也蓋皆讀別字云

學生惡習

子弟出就外傳深宜慎擇不然習於詐僞將至無所不爲嘗見
一村塾隣有美姝同學生合計竊其雙鴛至棱角織巧羣以酒

杯納其中傳飲爲樂俄聞詬諱曰我年八十八矣猢猻輩竊我履去將欲何爲始悟誤拾其祖姑之物嘔酒滿地遂拆而焚之以滅跡又嘗從馬長者遊忽退而不前衆怪問之曰非敢後也衆爲大笑又有薛某者應縣試詩題山輝輞玉啄唔半日忽得句高唱云名山多奇寶人以失拈笑之薛強辨曰四平一仄自古多有之池塘生春草是也友人汪某作詩譏之曰池塘生春草名山多奇寶古人道得好今人不得了殊可發笑也然幸有此詩始免曳白云

大人虎變

平湖令孫擴圖名士也有大府經其地供張甚饅行館楹帖皆自製親書大府大喜飯畢入寢忽赫然怒召入數之曰吾何嘗食汝肉而必以虎目我公力辨其無大府指門聯曰此非汝手

書耶公始悟引咎而出蓋所書爲君子龍光大人虎變云

望語下同

糟糠妾

計孝廉東故貧士嘗置一妾晨夕設食唯粗糲而已夫人謔曰古有糟糠之婦不聞糟糠之妾奈何

神樓圖

劉南坦性好樓居而力不能構文徵仲作神樓圖遺之此可知南坦之清操徵仲有停雲館聞者以爲清閑之比及見不甚寬敝異之徵仲笑曰吾齋館樓閣無力營構皆從圖畫上起造耳

再打三斤

某縣令甚狀所爲多可笑其純繆不可枚舉飲量甚洪日必沽酒數斤怡然獨酌一日突有喊冤者正釀釀時阻其雅興含怒升堂拍案喝打並不擲飯役跪請曰打若干官伸指曰再打三

斤吏笑不可遏竟至哄堂又轎夫工食升堂點給怒曰我僅見二人擡轎如何有四名轎夫曰轎後有二人官曰據汝言亦僅二人對曰配以轎前之二人非四耶官無以詰方按其名其一曰洋洋得意其二曰不敢放屁其三曰昏天黑地其四曰拖來扯去官大笑客憲閒話下同

見上司

有某尹蜀人謁制軍問峨眉山猴子究有多大對曰同大人大既自覺失檢又改曰與卑職一般大一日司道會議三人皆吸烟命僕爲尹點烟尹曰卑職性不食烟有三子均喜此惡之不暇而身自犯耶皆傳爲笑柄

李趨兒

姚峴好滑稽於姚僕射南仲坐有投刺者云李過庭僕射曰過

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左右皆稱不知覘曰恐是李趨兒
僕射方悟而大笑息影偶錄下同

銅錢照人

張循王善貨殖俗爲善天文者云世間貴人必懸天象用渾天儀窺之則見星不見人矣知無渾天儀可用銅錢代之令窺帝曰帝星窺秦檜曰相星窺韓世忠曰將星至循王曰不見星衆駭令再窺曰終不見星但見張王在錢眼裏坐左右大笑

鼻頭

吳下稱奴爲鼻頭嘉靖中王氏僕吳一郎富而驕以賢得官嘗乘四人轎赴姻家席孝廉張伯起惡之時有關白之警伯起乃謂吳曰近聞邸報關白已就擒吳欣然問之伯起曰關白原是一怪身長數十丈腰大百圍截其頭亦數千斤吳曰那有此事

伯起曰只一個鼻頭亦用四人擡之吳知其誚已不終席去

題像

四明豐南禹性滑稽里中致仕驛丞某繪像求題豐題曰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弊丞喜過望贊者曰則其爲人也亦成驛丞矣

母狗公猴

齊亞秀者京師名倡女曰江斗奴以色列舞擅聲英公張輔招三楊飲命斗奴佐觴泉楊至擁之膝連沃數觥杯覆斗奴以羅裙拭之曰血色羅裙韻酒汙英公叱曰總爲母狗害事斗奴應曰妾所接者皆公侯耳衆大笑旦日三揚各以緋羅贈之

羑里囚

艾子講道於贏博之間從者數百人一日講文王羑里之囚適

趙宣王召不及竟其說一士怏怏返舍其妻問之士曰朝來夫子說周文王聖人也今被其主殷紂無道囚於羑里吾憐其無辜是以愁惱妻欲寬其憂慰之曰今雖見囚久當放赦士曰不愁不放只愁今夜在牢內難過活耳

論年歲

虞任者艾子之故人也有女生二周艾子爲其子求聘任曰賢嗣年幾何曰四歲任艴然曰公欲配吾女與老翁耶艾子不解曰何也任曰賢郎四歲吾女二歲是長一半年紀也若吾女二十而嫁賢嗣年四十不幸而二十五乃嫁則賢嗣年五十非嫁一老翁耶艾子知其愚而止

相傳有兩姬爲兒女說姻者甲曰令郎幾歲乙曰兩歲甲曰吾女纔一歲大了一半將來吾女二十令郎則四十矣是不

可乙曰不然令愛今年一歲明年卽是兩歲是與小兒同庚矣何害之有此說尤妙附錄之

通文

崇禎戊辰陳保泰督學江南試某邑題有友五人焉一士失記正文私問人曰五人姓名敢望指教其人曰下文是樂正襄牧仲士屈指曰尚有三人其人曰其三人則予忘之矣士悲曰如此時候還有工夫通文

吾從衆

坡公與米元章飲酒半元章忽曰世人皆以芾爲顛頽質之子瞻公笑曰吾從衆

妒說

有爲妒婦解嘲者曰士君子情欲無節得一嚴婦約束之亦動

心忍性之一端也故諺曰到老方知妬婦功坐客無以難也余笑曰君知人之愛六畜者乎日則哺之夜則防護柵欄惟恐豺虎噉之此豈真愛其命哉欲充己口腹耳妬婦得毋似之乎衆乃大笑

陸通明

陸通明世居洞庭山有吳某往來頗狎一日陸內人臨尋吳詢男女陸曰昨生一女已溺之矣吳曰先生極明此事欠通了陸訝之吳曰豈不聞溺愛者不明耶

千家詩

朱望之館葑溪陸氏後每往陸必留飲一日遇其友問何來朱曰陸家留酌歸也問友何往友曰往舍甥處送親耳朱曰然則子與兄合千家詩二句矣予則一水謹田將綠陸繞接君則兩

山排闥送青親來相與撫掌大笑

牛

盛度體肥一日自殿趨出知宰相在後卽欲走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石學士中立見其喘甚問之盛告以故石曰相公間否盛曰不問別去良久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爲牛

蘿頭

明廣州之再失也黃士俊等俱蘿髮降廣人以詩謔之曰君王若問臣年紀爲道今年方蘿頭蓋士俊時年八十二也小牘紀年

雞卵

有南人不食雞卵初至北道早尖店夥請所食曰有好菜乎曰有木樨肉及臘於几則所不食者也慮爲人笑不明言但問別有佳者乎一攤黃菜如蟹客曰大佳及取來乃是不食者謬言

尚飽其僕謂前途甚遠忍致餓日如此但食點心可耳間有佳者否店夥以筍果子對客曰多持幾枚來及至則仍不食者且慙且怒忍飢而行遂委頓不堪夫天下事不知者多矣必欲諱不知爲知甘作負腹將軍可笑也

勸戒三錄

布醫

外祖病時數醫皆顧手有鄭姓者名頗著而技尤庸耽延月餘病益深後請陳修園來診徧視舊方曰皆爲此等所誤批鄭某方後云市醫伎倆大槩相同越日衆醫見之皆色沮鄭嗜曰陳某何以呼我輩爲布醫聞者匿笑遂號鄭爲布醫先生云池上

草堂筆記

匾額

陸儼山豫章漫鈔載其郡中譙櫻太守題曰壯觀同知王卿陁

笑

錄

卷六

十

西人也見之忽然曰何名壯觀自我西音乃贓官耳又紹興郡
齋匾曰牧愛戚編修潤謂太守曰此可撤去我自下望之乃收
受二字也冷盧雜識下同

醫

臨海洪僉事南沙文集謂方書惟錫不入藥明名醫戴元禡嘗
至京師聞一醫術甚高往覲之見其迎求溢門酬應不暇偶一
求粟者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加錫一塊元禱心異之叩其故
曰古方也及檢視乃錫字耳余謂今之庸醫不特未識古方卽
尋常藥品亦莫辨其名有書新會皮作會皮者不知新會是地
名也有書川芎爲撫川芎者不知撫與川二地也

京官詩聯

紀文達嘗作京官詩數十首記其小軍機一律云對表雙鬟報

丑初披衣懶如倩人扶圍籜侍妾翻貂挂啓匣嬌童理數珠流水是車龍是馬主人如虎僕如狐昂然直入軍機處低問中堂到也無有京官不願外遷而老於京卿貧病以死者公輓之曰道不遠人人遠道卿須憐我我憐卿

歸班詩

進士歸班銓選每稽時日宋人有婦歎詩曰記得蕭郎登第時爲言卽入鳳凰池而今老等閒官職日欠人錢夜欠詩描摹情況惟妙惟肖

站班

外僚俟上官出入序立於傍謂之站班凡上官所到之處無不先往伺候故需次省垣者奔走幾無暇日在楚北日許明府虎拜嘗改翰林口號一年事業惟公會半世功名只早朝二句云

終朝事業惟跑路畢歲功名只站班又戲作聯語云寒城跑路
滿面尖風古廟站班一身明月皆紀實也

飭紀敦倫

世俗以夫婦之事爲敦倫以使令奴僕爲飭紀嘉慶己卯秋試
某房閱文見飭紀敦倫句詫曰敦倫豈可飭紀怪誕極矣以筆
直抹之

作兒子部民

歸安張蘭舫撫閩兼攝閩浙總督其封翁在家親故往賀翁曰
我不意作兒子部民君何賀耶聞者傳爲佳話

奇名

明番禺羅賓王官南昌同知歸作哭斯堂於里門此堂名之奇
音乃嗣京學博取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之意策別業曰大

悲歎此庵名之奇者朱竹君學士視閩學令士子人采一石築亭署中各鐫姓名于上額曰三百三十三士亭此亭名之奇者洪洞范部鼎所著鑑文名草草此書名之奇者

按癸辛雜著載二書名曰覩音劇傳也書李跨鰲所著也曰鰲音氣至切疑卽重晉余種所著也是又奇之奇者附記於此

教駁聯

學博向稱冷官蘇州教授李時庵題堂聯云掃雪呼童莫認今朝點卯轟雷請客都知昨日逢丁堪發一噱又蕭山傅芝堂學博作聯自嘲云百無一事可言教十有九分不像官語更譜妙

逸民榜 啞榜 韻榜

乾隆癸卯浙江鄉試題選民一節所取文皆恬靜時稱逸民榜嘉慶癸酉題本試一節獲售者鮮登第時稱啞榜丙子觀夫達笑笑錄

也者四句所取文皆動宕發皇登第者獨多時稱譽榜

翰林詩

翰林官地望高華而每嘆空乏近某太史作詩云先裁車馬後
裁人裁到師門二兩銀惟有兩餐裁不得一回典當一傷神可
發一笑

學政

太倉王相國掞官學浙江取士公明人有窮通翁之謠言所取
皆寒士宿學而能文者也後湖北李某來好取短篇前列皆取
美秀者遇不揚者文雖佳亦不錄時有謠云文宜淺淡乾枯短
人忌麻鬚胖黑長

嘲邑令

秀水令某初至頗著仁厚士民瞻以慶之久未幾改櫟

廣通賄賂或趨圖便云漫道此之謂誰知惡在其後被劾去

都門竹枝詞

都門竹枝詞有足解頤者曰尚云多盜善起封條拉社官銜
宋字插遠代旁枝搜括盡直將原任削前朝京官云轎破簾幙
馬破鞍原來白髮亦誠難乘車當道從旁過便星中朝一品官
候選云昔年黃榜姓名聯此日居然幸選鉉堂上點名堂下應
教人不敢認同年考試云短袍長褂著驥鞋搖擺逢人便問街
扇絡不知何處去昂頭急去看招牌觀劇云坐時雙腿一齊盤
紅脣開來窄戲單左右前肩人似玉蒲園不向戲臺看描寫頴
入妙

官紳結交

邑令鄒人昌短於才專以諂媚鄉紳爲事時姚通素杜完三居

笑一笑

錄

卷六

十三

諫垣鄒過其居必不與時人爲之語曰舟人不會撐全靠搖着力若還風水起航也少不得借同音爲諺殊爲譖妙上海縣志

紀文達語

紀又造雖一戲謔亦令人不可思議如有平某娶妻公送詩韻一部莫不怪之平某思索數日始知其以平上去入四字爲諺也又有林鳳梧來見公問命名之義林曰生時母夢一鳳棲於梧桐故名公歎曰尊兆可謂美矣設不幸而夢一雞盤旋於芭蕉之側則恐下之名更不好聽矣莫惡諺也又散朝時一老公留說一笑話公沉思曰昔有一內監此句之後不發一言老公俟之移時間曰底下如何公曰底下一橫沒有閨者絕倒見開

隨筆下同

評子

南匯瓦屑墩有富人張叔英名附成均胸無點墨然喜假斯文一日爲子完姻俗有誦朝請訓之禮叔英夫婦高坐堂中兒媳參拜於前禮人贊請訓叔英高聲作官話曰爾生於富貴之家未知稼穡之艱難時賓朋滿坐皆聳耳而聽下文叔英遲之又久復操土音曰你若要做人須急急爬上去於是鬨堂大笑里黨至傳爲口實

八卦轎

粵西地瘠民貧鄉村婦女率大足肩挑負販與男子同柳州來賓一帶有肩輿爲生者如坐客爲男二女肩輿爲坎坐客爲女前女後男肩輿爲震也統名曰八卦轎餘墨偶談下同

蘭花菇

昔六祖講經仁化山中附近處產南華菰粵西賀縣亦有之俗笑笑錄卷六

名蘭花菇某令時中丞按部過縣詢其地有土娼否令誤以爲土產答曰有蘭花菇中丞曰何不逐之令始悟坐客爲之胡盧中丞亦笑蓋三字頗似妓名也

科諱

一日署中演雙合印內有科諱曰爾旣係算命的何以把自己算在監裏來同人笑之時孟樸山在坐曰此語可以問周西伯衆訝之乃曰西伯演周易拘於羑里不亦同耶會心真不在遠

月當頭

一年幾見月當頭謂冬月望日也曩聞一憨子向日者叩命某知其憨戲曰汝不臘矣憨者詢以何驗曰爾可於冬月望夜半時獨立月中當四顧四影憨者試之果然遂大惑與親友訣逾歲無恙始知其戲也

蔡對馬

道光季年楚北馬齋太守麗文守高州武林蔡麟洲太守振武守肇慶一日公會偶言姓名可作對者首郡指馬太守名請對一人舉蔡名蔡云文武雖可對而二姓總覺未工一人曰君未讀臧文仲居蔡朱註乎蔡亦爽然失笑

痴人說夢

戚某幼耽讀而性痴一日早起謂婢某曰爾昨夜夢見我否答曰未大斥曰夢中分明見爾何以賴去往訴母曰痴婢該打我昨夜夢見他他堅說未夢見我豈有此理耶

調簾

每秋試外省實缺官多深分校庖代者五日京兆率多勇往而調簾者每畏縮不前麒麟玉符都統有句云捧檄官如魚赴壑入

廉人似鳥投羅可爲解頤

童生對

某應童試赴郡偶憶內戲書聯云充無罪之軍三百里守有夫
之寘二十天爲同舍所見傳爲笑柄又某童年八旬矣學使詢
以經傳多不復記有人嘲曰行年八秩尙稱童可云壽考到老
五經猶未熟不愧書生均雅謔也

披謔

陽少南孝廉游某縣與女校書某狎時女雖年越數載重至其
地陽已于思女亦頑而長矣一日與友訪之陽戲之曰女兒家
日近男子故易長矣女驟然捋其鬚曰虬鬚公殆亦日近女兒
而易老耶相與一笑語雖詆諷實足令人猛省

戲撻謔

都下唱戲必擇一友之熟習諸務者專司之名曰戲提調曾傳
一歌曰衆賓皆散我不散來手未到我先到巍然獨踞下場門
赫赫新銜戲提調定席要使宣點戲誇精妙怒目看官人軟語
磨車轆轤索年前舊戲單燭照胸中新堂號大蠟親試三枝頭
靴頁偶裝幾千吊小香到提調笑喜祿病提調跳鎖得長庚跟
兎暫向櫃房存待到半夜三更自己轉灣仍放掉吁嗟乎三更
曲罷尤可憐昏花二目飢腸穿左有牙笏右掌櫃小馬紛來滿
堂前燈火全不見陰森疑到閻羅殿此時提調錦囊空只餘三
字明天算

相術

顧鶴鳴挾相人術言多奇中無賴陶奇山往相顧言其面起殺
紋三日內有牢獄之厄言過切直激陶怒突起一拳中顧要害

贖斂陶槩獄擬抵若顧之術神矣余獨怪其精於相人而疎於自相也

墨餘錄下同

未冠詩

某年縣試有七旬老人入場作未冠題輕薄予以詩嘲之曰縣試歸來日已西老妻扶杖下樓梯牽衣附耳高聲問未冠今朝出甚題頗有風趣

十八拍

明季熊芝岡督學南畿考規頗寬而發落甚嚴優等或且撲實諸生胡紹寅已賣十板復執卷辨又加八板胡素微睨時人嘲曰此胡笳十八拍也聞者捧腹

打還

周浦孔某晚年得子嬌愛甚師誤之諱出口卽罵師怒薄責之

遂入內訴母曰先生打我我必打還不然有死而已孔即託友商於師欲權忍一擊以泄子憇師初不允友謂師貧困賁孔賂以數十金師乃勉從

家大人

近日援納例開腰纏數百金從長安歸卽肩輿張蓋競稱老爺得五六品稱大老爺或不屑此而多方處置竟稱大人此皆驕心太勝之故更有諳者某宦以二品告歸曾見一同姓具柬簽書家大人見者無不掩口

字說

荆公好解字而不本說文劉貢父曰易之觀卦卽是老鸞詩經小雅卽是老雅荆公久乃悟其戲又詩經世本古義釋召南維鳩居之引諸侯一娶九女爲說說經流爲笑柄者如此懷小慎下同

自捷

蘇世長初在陝州部內多犯法。世長莫能禁，乃賣躬引咎自捷於都街伍伯。疾其詭，鞭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而走。觀者咸以爲笑。

克長克君

劉嗣明作皇子，薤胎髮文用克長克君之句。吏持以請曰：「內中讀文書，最以語忌爲嫌。既尅長又尅君，殆不可用也。」嗣明亟易之。

長鬚

鐵圍山叢談：伯父君謨美鬚眉。仁宗偶問曰：「卿鬚甚長，夜覆之於衾乎？」抑置之於外乎？」君謨無以對。暮就寢，思舉語置之內外，悉不安。東坡詩：譬如長鬚人，不以長爲苦。一旦成人間，每睡安。

所措歸來被上下一夜無着處

肥

晉書王戎子萬有美名而太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南宋齊武帝諸子傳隋郡王子隆體過充壯嘗使徐嗣伯合蔬茹九以服自銷損

偷兒

某生夜讀往復數百徧猶不熟漏四下誦聲益喧竟且達旦矣有賊伏床下躁甚突起掘之曰爾非生鐵何頑鈍若此余焉能待遽超出門鼓掌而去耳食錄

篤胎巡檢

汪訥堂在梁芷林方伯墓余偶訪之見案上批一巡檢票云此係申舉憲者誤發到此怪而閱之則以徵垣之福曜概目爲柏

笑 答 錄

卷六

十八

府之清霜開貢徵行已堪綿倒後乃云卑噦質本篤胎不禁大笑向以巾幘幕賓爲謔今又得一篤胎巡檢矣思補齊隨筆下同

一元大武

一生省試後頗自負以文質於友云君視此能得元否生固鹤立長身履逾於人者且半友曰君之文不可知君之相則無不得也生問故友曰今太歲在午出頭則爲牛而尊足又如是其巨此禮所謂一元大武也生吐其面而去

老童詞

予佐李鍊梅學使於閩一日案發予所荐多不與而授取老童一人文殊可駭戲占西江月云剔懸冢中朽骨剝完樹上枯皮也充槧籠算東西羞煞春風桃李但得冥司限展何難學院名題這般道際賽磻溪千載一時而已又爲衆童欣幸之詞曰

境連賴亨通看聯翩入泮宮文章兩字何須懂得也
豪童鬥牆喜氣挨挨攘感天公肯憐老朽來了李文宗

閱卷

試些輸巴得輸字詩最奇者通首押七庚無一字調平仄者一
卷有露田乳如酥句一卷有青燈一夕娛句又如臯射雉賦可
笑者固多然莫甚於以其夫之無物一語此物正不知何物也
又試得三折肱爲良醫有句云美術絃娘娘此必是女科目內
賴生光此是眼科既應滾新藥是痘科肱折如何可醫寒痛頭
忘是接骨科發毒有奇方是外科床前施妙技局外想新妝此
必買春方者不尋人問謝能傳海上方此是施藥者甚有云按
脈須雙手開方定一張更有云盛世不生瘡者或批一聯云所
以周禮醫與膏藥之名不設齊伯旣失瘡醫之事遂傳也

詩誤

某公士講真定以射以觀德命題一生詩有句云娶皮許共鑽
閱之大駭既乃悟其脫去木旁也此等紕繆真足千古笑柄

文謬

生古卷中有云相彼鳥矣何以贈之成批其旁云盍歸而謀諸
婦余笑曰設不堪持贈奈何

策謬

某督學試貢監錄科策問姚江學術一監生對云昔謂姚之學
勝於江者有謂江之學勝於姚者兩說並存似難分其優劣閱
者大笑寄姚殘菴下同

記誤

有縣令莅任禁拿北門外雜燴鋪人杖之四十其人不知所犯

何罪叩頭請示令曰某年月日在汝鋪蘿頭受汝輕慢其人曰太老爺並未到過小鋪令恍然曰誤矣賞以千錢遣之蓋令在家時曾受本鄉北門外蘿頭鋪侮耳時傳爲笑柄

有人蘿頭於鋪其人整髮極草率既畢特倍與之錢而行矣日復往其人竭力爲之蘿髮加倍工夫事事周到既已乃少給其資其人不服曰前次蘿頭草率尙蒙厚賜此番格外用心何可如此此人謂曰今之資前已給過今日所給乃前次之資也一笑而行此事殊可笑故附記於是

名道

前聞河南候補道多至二十餘人其中各有名目有稱夫子之道者以幕友報捐者也有稱文武之道者以都司改捐者也有稱大學之道者由太學生報捐者也有稱卑卑不足道者身同

侏儒不滿四尺者也有稱雖小道者其人年甫二十者也有稱妾婦之道者初捐未入欲加捐分發至鬻女爲人妾得銀四百指發東河歷任優缺得捐道銜念女爲人妾心不自安探知婿正室已故遂遣人送銀四千爲捐升之費婿女本相得卽同赴河南執子壻禮焉故有此稱亦可爲譏而虐矣

縣試

某縣令試士命題幕友代擬暮春者三字某誤者爲在童生大譏有四絕云曉煞暮春在題從何處來縣官不會做只好做奴才笑煞暮春在童生做不來龍陽曾縣令那得拔真才羞煞暮春在當堂挂出來不及長洲縣居然老秀才鬧煞暮春在狀紙一齊來倒運姚家子聯名衆惡才時方攻童生姚恩保其妹於亂時曾爲娼也

楊令公祠

沈文達巡撫浙江有餘姚令來謁公偶云年少政時曾謁陽明
祠標宇領額今又數十年矣此亦賢有司事也令唯唯而退越
半載忽接稟云大人命終楊大人祠堂早毀已捐廉建造乞賜
題額公大駭詢來差知令已造成楊令公祠中塑令盛披甲像
矣

計開

汴中有從九採舉知縣者蒞任後坐堂審案吏開點名單首列
計開二字以硃筆點之吏不便願言詭詞答云計開未到及審
第二案又見計開仍以硃點之吏仍白未到遂大怒云今日兩
案俱是計開爲首乃敢坑傅不到明係差役買放飛箇欲責役
急呼曰計開不是個人令云因其不是個人所以要拿將役重

責限三日解案退堂後幕友告其故始免縛云

製古碑

畢秋帆撫陝值六旬屬吏送祿概不受一縣令送古碑二十塊
有年號題識皆秦漢物也畢大喜喚家丁諭云我壽祿概不收
爾主人之物甚合我意姑留之家丁跪稟云主人因大人慶壽
集工匠在署製造主人親自監工挑最上者獻轎下畢公一笑
而罷

館餐詩

李子仙孝廉館於某商家曾有句云青菜縫中藏肉屑黃鑿頭
上頂肝油形容館餐之薄讀之失笑

同進士

殿試三甲爲同進士出身偶有三甲苦悶人曰進士則進士耳

何同之有其人曰此猶夫人與如夫人之別耳相長一笑

八錢宴客

有欲留客飲者有酒無肴搜羅止得八錢窘甚老奴承言易辦以六文買二雞蛋一文買韭菜一文買腐渣第一肴韭面鋪蛋黃奴捧上曰雖不成肴却有取意名爲卽刻黃鸝鳴翠柳第二肴韭面砌蛋白一圈奴曰是名一行白鷺上青天第三肴炒腐渣奴曰是名窗含西嶺千秋雪第四肴清湯上浮蛋壳奴曰是名門泊東湖萬里船奴愛此詩勉湊成此幸勿哂客大獎賞

聊齋續編下同

碗麪易銅鑪

一無賴子路逢親串欲款之而無錢邀至酒館飲已先索麪一碗對客曰我送家母再來奉陪至家易以己盃捧至一小鋪有笑一笑錄

老嫗腳踏一大銅鑊坐櫃內誑曰某家壽誕央我送麪與你老人嫗起身致謝又曰某家客多煩易一盃與我嫗起入內卽掇其銅鑊去質錢乃至家取盃來館與客大啖嫗以一大銅鑊換一盃麪吃聞者笑倒

罪不在簪

邳州一人負小兒兩首共頭四臂四足面相向欲見者人與數錢或白縣令笞其人而逐之客問之曰兒若所生則曰然曰罪不在簪金壘七墨下同

某醫

某醫士卒或祭以文曰公醫公名醫公疾公自醫公卒簡潔老當餘味曲包

譙河帥

某制府與某河帥同年相得一日閱工至浦上河帥觴之食次進躋制府以爲佳河帥曰此亦江南一品制府曰不及河魚誠可好二然殺之可惜是物頗知水性也彼此相謔而吐屬渾然

金山縣

蓬萊周韞山攝銅山縣與余夜遇於途燈火半滅與夫摩肩而過各破其帷彼此負氣不相下周問何人予亦曰爾是何人左右曰銅山縣子曰我乃金山縣周猝不悟匆匆慰藉而別

看如夫人洗足

某檢討有同年新納姬往賀不值姬方洗足太史歸遇某於途戲曰今日有一佳話能屬對乎某叩之曰看如夫人洗足某應聲曰賜同進士出身太史默然而別

炊飯太守 稷菜觀察

洪逆陷杭州有候補府某着短衣敝屣被執賊間何爲詭曰炊飯賊即令炊飯而守故未諳幸僕爲代之後張提戎復杭州使攝郡篆某感懷惠令爲司閥又有觀察某被擄爲賊種菜已而倍兵嘉湖時謂之種菜觀察

題號壁

關中尾號臭穢難堪雖極咒罵而遇溺者不顧也獨某生書一
糞粘壁上凡提褲而來者一見即避往廁中衆怪之試往觀則
書云有人於此大便者我必於其大便處而小便之有人於此
小便者我必於其家中小便處而亦小便之不禁狂笑

袁痴

袁痴者性好遊戲鄰廟深處欲往觀又有經畠女客禁不
能止乃盛肴饌重鹽味多飲以茶觀廟未半女客欲旋袁堅留

之且曰人多氣雜宜聞鼻煙已而噴曠一聲泉流滿地矣其狡猶如此

改唐詩

許會卿訪友書塾不遇題其室曰尋塾問童子書師與茶去只在比城中雲遊不知處又二人同行見一大脚婢履草橐橐而來一人吟云春梅脚不小處處問抱跑一人續曰夜來雲雨解攀落知多少則巧而傷雅矣

燈謎可笑

有以燈謎博笑者謎面云處女看春宮打左傳二句蓋我他日如此必嘗異味也殊可發笑奇譏夢

渴上竹枝詞

渴上竹枝詞頗多可笑茲錄其三首曰同與樓共慶與誇燒鴨笑一笑錄卷六

燒豬味最嘉堂下聞呼都不解是誰喧嚷要爸爸注雲南人強學北語呼停停作爸爸走堂者駭然不敢應也又曰南人吃菜詎相宜無奈趨時要拉奇入坐爭嘗湯爆肚着他指鼻囁莞荽又曰煙花觸目太迷離煙裏藏花事更奇不重生男重生女女兒生計勝男兒皆實錄也申報

市夥詩

友人某以硯田不足供母投筆爲市夥亦復無聊一年後仍理故業作詩曰誤拋絳帳舊生涯司會何嘗是慣家三兩客身辛
倦也挨月送回金外手餘潤也被人拏之乎看也全收拾絲忽
釐毫莫其差未許高聲喚童僕常將己鈔借煙茶稱呼改作微
同事喜怒生防老阿爹緊束疏狂嫌落拓虛當名譽賣奢遮能
幹也相逢佳客登時逢偶惠殘肴屢次誇只有筆耕還故業清

高猶得叫師爺廣聞

僕能詩

關中觀者錢竹汀宮詹之僕也隨侍數十年亦能拈韻頤平日不識一丁故所作多俚俗語然皆自出機杼如詠鐘樓云遙望鐘樓一座方當中顛倒挂銅缸東邊撞起西邊響隱另喤琅隱另喤末句蓋狀其聲也又斷句如兩隻漁船停石岸一竿尿布出樓窗又過江云所以當年關夫子開船先唱大江東別饒風致足資藝林佳話暮年哀然成集宮詹爲編次之惜未傳於世
載報

寸有所長

錢嶺楊果樓先生官知縣乞休飲於郡負屋先大夫家留館之先生忠厚慈祥年雖七旬而意興如少年余兄鵠侍之劇談每

丙夜不休未幾先生第三子簡侯宮贊來典浙試迎養京師次年宮贊選甘肅鞏昌道余亦選金華訓導乃上書先生爲俳語謂世弟年卅爲巡道某年卅一爲訓導豈非寸有所長耶先生復書數百言亦皆諧謔語先大夫亦爲絕倒席間賜筆記下同

擊鼓其鐘

歸安凌厚堂性怪僻論學宗孔孟於宋儒一概抹煞而尤惡朱子每極口肆罵蕭山蔡二風與倪少尉時帆共非之余謂此厚堂代二君報怨耳兩人間故余曰不讀居蔡及反其施倪之注乎衆爲哄堂二風曰君是陳人故述陳言耳時府試賣金獎湯溪兩縣備旗鼓二明府謂向無此例余諾之自此所謂金湯鞏固旗鼓相當矣衆方粲然二風忽正色謂湯溪沈明府曰湯邑之應辦鼓見於經書何可推諉沈請其故徐曰君不讀衛風擊

或其鑑卯衆亦聞堂

殿試聯語

嘉慶癸丑科一甲一名潘文恭公二名陳遠璽二甲一名張春
山三甲一名馬秋水時人語曰必正妙常雙及第春山秋水兩
傳臚蓋世傳三甲第一名爲玉殿傳臚也

賤姓不佳

董文恭公誥曹文正公振饘嘉道間名臣也嘉慶十八年教匪
林清遣賊入禁城爲亂時上幸熱河聞變近臣請暫駐
蹕文恭力請廻鑾繼以涕泣而文正在京鎮之以諭畿甸遂安
時有聯云肅肅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師二公聞之相謂
曰此時之肅碌啼哭頗不容易文恭初加太子太師銜人以太
師稱之公輒笑辭曰賤姓不佳

米湯大全

世俗以相娛悅者爲灌米湯而歎揚尤甚甘泉李冰叔嘗戲爲詩曰英雄末路擊稀飯混沌初開灌米湯曾文正於克復金陵後得人頌賀詩文命書記統抄爲一編自題號曰米湯大全可謂雅謔矣潛庵漫筆下同

高帽子

世俗謂媚人爲頂高帽子嘗有門生二人初放外任同謁老師者老師謂今世直道不行逢人送頂高帽子斯可矣其一人曰老師之言不謬今之世不喜高帽如老師者有幾人哉老師大喜既出顧同謁者曰高帽已送去一頂矣

難漫

薛朋龜爲蘇州參軍廉勤明察胥吏呼牛皮繃錢鼓殊不可解

後謁其子，知其繼沒也。

天生妙對

姚東石在京用一僕以故遣之其父年六十餘哀求復役又恐
他人之乘間而入願代役以待其子來余訝其殷勤特甚東石
述其故且曰是所謂愛憐少子也余曰惜不免牽率老夫耳相
與拊掌以爲天生妙對印雪軒續筆下同

詩譜

郎蘇門博學工詩雖以諷諧頗具雅人深致其留館詩曰未知
何日升中允且喜今年作老編接眷到京云有屋三間開宅子
無車兩脚走京官紅白分金終歲累春秋俸米合家歡御史巡
墻云雖無紅傘巡揚闈也有青衣喝道長毛竹板高新簇簇鍊
絲燈火亮煌煌此類尙多不盡記後奏請禁止婦女聽戲時人

有詩嘲之曰卓午香車巷口多珠簾高捲聽笙歌無端撞着郎
螃蟹惹得團廝鬧一衙盡蘇門工畫蟹向有郎螃蟹之名云聞
者捧腹

既焚

德清一老儒性迂而論僻其作既焚題謂聖人居家萬無不論
于火之理蓋由新柄舊政立法甚嚴觀廟裏之謗可見舊人恨
之乘其入朝放火焚之耳

殺人

常州每勾決人犯遣員至縣監斬事畢餽佛番四餅汪琴軒曰
爲此區區而討一殺人差以往亦太忍心矣余曰此檀弓所謂
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夫何寡滿堂粲然

燈謠

湖俗張燈之夕每有懸燈謎於市者某生好爲此心思靈巧遠近爭傳某年有汪某見其懸一謎云一弔五名打易經五句汪卽衆中大呼曰某乎汝莫不是爲鼈爲蟹爲蠻爲魚爲蚌爲龜乎合市鬨然次日宣傳一郡以爲笑談

放脚

奏疏中有足發噱者康熙中左都王熙疏禁女子纏足首云爲臣要先放大脚事桐陰清話下同

梅花詩

嘗問梅花觀題壁詩云紅帽嚙兮黑帽呵風流太守看梅花梅
花忽地開言道小的梅花接老爺詩雖歸裡可以愧花閑喝道
之輩

燈初聯

笑 答 錄

卷六

國初有葉初春者作令粵東所到倍克路人側目時元夕民燭

灰石燈其棚辟云霜降遺風四野難容老葉元宵遇雨萬民皆

怨初春

控詞

道光中廣東有某公子新登賢書謀刻硯卷及期未竣怒以石
擊破梓人之額其人欲與訟乞孟蒲生孝廉代作控詞云稟爲
勤刻劣墨執石擲額額破血出乞飭斥革事雙聲疊韻誦之絕
倒

對句

有倪姓女自負才色出群句以擇婿募能屬對者嫁之云妙人
兒倪家少女一時寂然按此語原無可笑讀之覺忍俊不禁故
錄之

絕對

郭太史尙先爲編修十二載不遷秩京師呼爲金不換蔣修撰立鏞在館十年不調人號爲石敢當却是絕對

借西廂語

潘蒙仙茂才譽言錢家叟當我朝大兵入關錢蒙本朝冠帶往迎途遇一老者以杖擊其首曰我是多愁多病身打你個領國傾城帽幅與況同音借西廂語聞者絕倒

園子

袁子才嘗畜一羊逸入鄰園食菜鄰翁來告袁曰汝知園字乎必築圍而後可對曰公亦知園字內爲何字乎築園僅防園外不能防園內也公爲一笑

徵養

笑 爭

卷六

南海某太史不能撰北音見客難曰係士音古
是日係或贈以聯云
江淮河漢日月星辰某大喜而不知其欲後語他人傳爲笑

今爾何監

番禺朱貞木茂才未游庠時曾捐監生後改名應童試獲售臺
起許之督學姚文僖公愛其才置不問擢試經題曰今爾何監
可謂詠諧入妙

吃刀

洪龍存以言事獲罪初擬斬決親友詣獄哭唁洪反慰之口占
一絕末二句云丈夫自信頭顱好須爲朝廷吃一刀聞者破涕
爲笑

草雞毛

果毅亭宗伯善射每射鵠矢無不中羊眠者他的正中一點京師

此日金羊眠

稱爲果羊眼有某公戲曰我得一對矣衆詢之曰草雞毛甚都門市井稱白賴無恥者爲草雞毛也某公以偏宗伯不亦謠乎

秦檜夫婦

阮文達平蔡牽得其兵器鎔爲秦檜夫婦跪岳廟前好事者撰聯語分翳其頸檜曰咳撲本與心有實妻何至若是王氏曰啐婦雖長舌非老嫗不到今朝互相埋怨口吻如生公謁廟見之不覺失笑

揚州人

阮文達公初抵廣州泊舟揚幫側舟中聞絃索聲問此何地某對曰揚幫也問何以得此名曰此妓女所居妓多揚州人故名公哂之蓋忘公爲揚州人也

園門對

蔣伯生大令罷官築一園落成之日或題一聯於門云之成
東倒西歪屋用盡貪贓枉法錢蔣見之乾笑而已

僧懼內

祇園上人招余輩小集或問坐中何人最懼內衆未及答祇園
曰惟老僧最懼內衆訝之笑曰惟懼內故不敢娶耳一坐粲然

嘲學政詩

嘉慶間鮑覺生侍郎督學河南題多割裂士子逐題作詩嘲之
云禮賢全不在胸中紐轉頭來只看鴻一目如何能四顧本來
孟子說難通順鴻世間何物最爲凶第一傷人是大蟲能使當
先驅得去其餘慢慢設牢籠驅虎廣大何容一物腸滿塲文字
亂蓬茅生童拍手呵呵笑渠是魚包變草包及其與大草層刀放
下可齊休只是當年但見牛莫謂羸然成大物看似穀穀只生

愁見牛 禮云再說亦徒然實在須將寶物先匣帛有無何足道
算來不及幾文錢 禮云玉古來慘刻算般商炮烙非刑事可傷
不見周文身一丈也教落去試油湯十尺邊 沒頭沒腦信難題
七十提封一望迷阿伯不知何處去農耕一子獨孤妻 七十里
子秋成到處穀盈堆又見漁人撒網回不是池中無別物恐防
現出本身來穀與魚紙上筆跡迹可求葩經專記草春秋一生
最怪蠻求友伐木都影不留獸草真成一片白茫茫無土水
於何處藏欺侮聖人何道理要他跌落海中央 下裏水揀取明
珠玉任沉依然一半是食心旁人不曉題何處多向紅燈夢裏
尋寶珠但憑本量自推摩累是金剛肯怕磨任爾費將牛力氣
姑來一試待如何堅乎磨此類甚多皆可博笑

教坊碑

秦淮舊院教坊規條碑余嘗見拓本略云入教坊者准爲官妓另報丁口賦稅凡報明脫籍過三載者准其捐考官妓之夫綠巾綠帶着猪皮靴出行路側至路心被捷勿論老病不准乘馬及輿跨一木令二人肩之云云閱之不覺失笑

詩嘲俗令

聞某令官江北時重修平山堂落成後榜曰某年月日某縣正堂某重修或賦詩云太守風流宴蜀岡千秋人尙說歐陽不知當日題名字可是揚州府正堂

聞酒

許背臯茂才不能飲凡宴會舉杯而已一日同集珠江書舫有妓笑謂茂才曰君生平何皆問酒之會耶更問同音合坐粲然

河東痴吼

朱小山艷官河東道素懶內張棠村太守爲詩戲之有借問茅
山老道士河東師吼近如何之句殊雅切

有韵指紳

遺經樓集金韻香貞外箸中多紀恩感遇之作嘗自謂此余有
韵履歷也按烏程姜茂才宸熙東鄉吳刺史萬梁兩人詩集時
目爲有韵指紳錄金盞亦有所本也

踏破甕

東坡寄諸子姪詩他年汝曹笏滿床中夜起舞踏破甕施元之
注世傳小話一貧士家惟一甕夜則守之而寢一夕心念苟得
富貴當以錢若干管田宅若干請聲妓高車大蓋無不備置不
覺歡適起舞遂踏破甕故今俗指妄想狂計者謂之甕算要筮
雜抄下同

擠壞閩淵明

梧濤雖佩陰公平泉初入史館偶與同館陸公以事謁分宜衆皆競前遂至喧擠時庭中菊盛開公徐謂曰諸君且從容莫擠壞閩淵明也閑者心愧

鞋底

宋楊文公億嘗草制爲執政者所點竄公甚不平因取稿上塗抹處用濃墨傅之就爲鞋底橫題其旁曰世業楊家鞋底人問其故曰他人脚跡常傳爲嗤喙自後行文遇人塗抹者必相譖曰又遭鞋底

遙遙華胄

梁書何昌宇爲吏部有姓閔者求官曰子猶後昌宇笑曰遙遙

硬雨

紹興山陽安大兩雹太學屋瓦皆碎學官申朝廷不可言雹稱爲硬雨

塗抹書

盧仝舉子名添丁其幼喜於塗抹詩書往往令黑仝戲爲詩曰
約來案上翻墨汁塗抹詩書似老鴉

艾氣

韓熙載誘掖後進性好謔浪有投贊死惡者便鼓蕕艾熏之俟
來嗅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也

謁勢人

宋文憲燕子有王戰生與三鳥叢臣約異辟立朝勢人之門足
勿涉也時趙宣平爲政諸大夫日奔走其庭三鳥叢臣雞初鳴

笑 美 錄

卷六

三十三

卽走候宣子入門見晉危坐東榮者舉火照之則王歟生也各
慙而退

目眇眇以愁子

梁元帝一日眇爲湘東王時嘗登其宮以集侍臣曰今日所謂
帝子降於北渚帝疑其戲之答曰卿道目眇眇兮愁余耶

踏破菜園

啓顏錄有人常食菜忽食羊夢五臟神曰羊踏破菜園黃庭堅
詩藏神原訴羊踏蔬

蚊子

開元錄歐陽公云子作憎蠅賦蠅可憎不比蚊子自遠噦
噦來咬人也

召客自醉

南唐書歸李秉好飲竹折簡召親友曰今夕佳月能相過乎及公集賜藥已大醉指酒壺曰本用相待酒與忽來自倒之矣

我得之矣

唐詩紀寧周朴苦吟嘗野逢一負薪者忽持之罵聲曰我得之矣其人掣臂驚走適游徼卒疑爲偷兒將共追之朴除曰我適得句耳蓋賦古墓詩少落句偶見樵者遂足成云子無何處謂爲客松柏被人伐作薪

韓盧後

晉中典書刁彝於桓公坐嘲韓博曰君是韓盧後博誤應曰君是韓盧後公笑曰刁以君姓韓故以相戲他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博曰短尾者則爲刁也座歎以爲佳

勢不能行

吳中某秀才素性諫諧適患疝氣而有友招飲其稱函云雖情不可却而勢不能行友莫解其故後席間有知其疾者始悟所謂不禁捧腹申報

十七字詩

有士子號西坡善作十七字詩值旱求雨賦詩曰太守祈雨澤萬民多感德昨夜推窗看見月太守憲使自嘲應曰古人號東坡今人號西坡若將兩人比差多後將發遣其舅送之舅眇一眼又賦詩曰發配到雲陽見舅如見娘兩人齊下淚三行認至配所官喜其詩令試爲之應聲曰娘孫女婿丁當夫人出後堂金蓮三寸小橫量

指無下同

評文

某貞生輕謔詩人又云雨小黃鸝鳴翠
鶯一行白鷺上青天或

詞其聲蓋上句請包聞其鳴嗚然下句詰稜幽看不清也又見人文字中有則得朋不成乎尋常句卽批注旁云八音齊奏蓋像其聲也又有傳某房考評一卷云未能采采流水蓮蓬遠春又一卷云欠浮泛又名鷺卷批云首載披一品衣次載抱九仙骨三載不食人間烟火皆可發粲